金鋒著

子母離魂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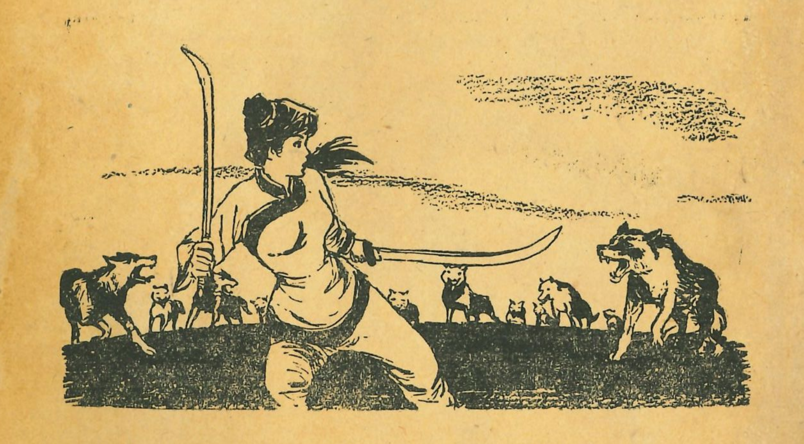


5

金鋒著

子母離魂劍

第五集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目次

第廿一回：洪仙韻鍛羽黄梅山

她睜圓了怪眼喝道：「臭丫頭！你要用毒酒害我嗎？剛才你們鬼頭鬼腦，藉口要到外邊去買東西，姑奶奶已經知道你們不懷好意，現在打算拿毒酒來害我了，是與不是？」癲道姑這樣的一喝，她以爲桂月娥、凌志輝兩人必定面目當堂變色，那知道桂、凌二女鎮定如恆，大家瞧了一眼，忽然哈哈大笑！

癲道姑見她們相視大笑，更加惱怒，正要發作，桂月娥突然一伸手掌，搶過癲道姑面前的杯酒，湊在唇邊，一氣飲乾，這一下倒出乎癲道姑意料之外！桂月娥大笑道：「我以爲你既然自稱要會會中原成名俠客，討教武當派的劍法，必定是一個有胆畧，有見識的英雄人物，那知道却是這樣胆小沒用，眞正是名不符實了，哈哈！」癲道姑醜面通紅，暴跳如雷，喝道：「丫頭，我怎樣胆小沒用？快說出來，如果說得不對，我馬上宰了你！」

管寒溪、凌志輝看見癲道姑暴怒如虎，不禁暗裡躭心，他們準備癲道姑一變臉之時，自已四個人馬上連合起來，跟她動手，成敗利鈍在所不計！這兩個少年壯士暗裡蓄氣運勁，提防萬一，桂月娥却是夷然自若，面色如常，她向癲道姑淸音朗朗的說道：「你還不服氣認胆小嗎？走江湖的有一句俗語，殺人不過頭點地，砍了腦袋，也不過是碗口大小一塊疤痕，十八年後又是一條好漢，這才不失英雄本色，你連一杯酒也不敢喝，疑神疑鬼，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爲酒中有毒，說出來不怕笑

掉了人家的大牙，還要向我們幾個小輩揚威耀武，硬充好漢？」

桂月娥這一番話理直氣壯，把個癲道姑說得啞口無言，她只好收斂了兇相，冷笑說道：「好好！又算你說得對，廢話少說，快點吃飯，明天還要趕路！」管寒溪、凌志輝看見師妹口齒伶俐，折服對方，然後放下心頭一塊大石，桂月娥、凌雲燕暗裡咬唇竊笑，她們一邊吃飯，一邊舉起杯來，互相邀飲，酒香四溢。癲道姑洪仙韻本來也是個愛喝酒的人，看見他們喝得高興，涎着臉道：「小子！來，我也來喝一杯！」凌雲燕道：「好！你喝這一杯吧！」立即給癲道姑斟滿了一杯酒，洪仙韻接過來，喝個乾凈，她自小生長在西域荒涼之地，幾時嘗過中土佳釀？一飲之下，覺得色香俱絕，她本來打算淺嘗輒止的，再也按納不住了，喝了一杯又一杯，桂月娥和凌雲燕却是眉來眼去，等癲道姑喝得有了幾分醉意，凌雲燕趁她不覺，用最迅疾手法，由袖管裡倒出一點東西來，彈在癲道姑的酒杯裡，洪仙韻酒意正酣，竟然沒了防範，照樣喝下，這頓飯一直吃到杯盤狼藉，桂月娥方才喊店夥進來收拾碗碟，各自睡覺。

癲道姑仍舊照着老例，不睡炕床，盤膝倚牆假寐，那知到了三更半夜，突然肚子疼起來，要想內急如厠，她起先還不知道自己經已上當，立即到毛厠去，那知道凌雲燕彈在癲道姑酒杯裡面，騙她喝下肚的，是一撮研碎了的巴豆粉末，巴豆是一種猛烈的瀉藥，常人吃了一定大拉肚子，武功精通的人吃了巴豆，更加瀉得厲害，這是爲何？原來一個內功湛深的人，五臟六腑特別清澈，沒有半點渾濁之氣，等閒的疾病不能侵入，可是一吃進放瀉的東西，唯其是臟腑清澈，絕無阻滯，更加一瀉千里，有如江河，不可收拾，這是桂月娥經過幾天思量，想出來的妙計，她本來打算買毒藥給癲道姑吃，可是

回心一想，對方跟自己素昧平生，無寃無仇，平白用毒藥來害人，道理上未免說不過去，而且違背武當戒條，何況毒藥必定有一種異味，慣走江湖的人，必定瞧得出來，萬一給癲道姑看破，豈不是弄巧反拙？所以臨時改了用瀉藥的想頭，因爲瀉藥既然不會傷害對方的性命，自己又可以趁機會逃跑，癲道姑一去了毛厠，武當四小俠立即由炕上翻起身來，推開窗戶，颼颼幾响，上了屋背，一溜烟也似的，跑得沒影無踪！

癲道姑過去幾天之內，在沿路上，遇到內急之時，必定强忍，一個內功湛深的人，可以運功九轉，儘量忍耐大小二便，癲道姑必定等到投宿客店，安頓了他們幾個人，等到這幾個少年男女，夜深睡熟之後，自己方才到毛厠去走一遍，須臾之間，立即返回臥房，這樣一來，管寒溪四人就是打算趁癲道姑上厠所的時候，乘機逃走，也不能夠逃出得很遠，可是這一回却不同了，癲道姑吃了巴豆，大瀉特瀉，有如江河潰決，一瀉不可收拾，她在毛厠裡聽見管寒溪四人上瓦面逃走，方才知道中計，勃然大怒，要想馬上追趕，但是自己的肚子，在這緊要關頭，偏偏這樣的不爭氣，變了有心無力，只有徒呼負負而已！

再說管寒溪師兄妹四人，全憑桂月娥用巴豆放瀉的計策，叫癲道姑大拉肚子，方才脫了她的掌握，一路上那裡還敢停留，晝夜兼程，逃返黃梅山上，才一進入屋門，管寒溪便看見了自己的師傅鐵簑眞人、師叔銅拂道人，兀然坐在正廳的雲床上，鐵簑眞人一張面孔，冷峭得十分可怕，管寒溪桂月娥兩人一見之下，心胆俱戰，不由自主，雙膝一屈，已經跪了下來，管寒溪方才說了一句弟子該死，鐵簑眞人一聲叱喝道：「住口！」聲如霹靂，四個少年男女面無人色，鴉雀無聲，一間茅屋裡充滿了

嚴肅可怕的氣氛，幾乎連一隻蒼蠅振翅飛動的聲音，也可以清晰地聽見。

銅拂道人却向着鐵簑眞人的耳邊，低低的說了幾句話，鐵簑眞人斷喝道：「你們違背本門戒條，趁着師傅不在，擅自行動，已經罪無可逭，還要故弄玄虛，擺下這樣的空城計，要凌家兄妹留下甚麼書信，準備砌詞卸責，哼哼，你們這些玩意，只可以騙三歲小孩，本領不曾練好，先練了這樣的壞心腸和壞心術，要你們有甚麼用，趁早給我們滾下山去吧！」鐵簑眞人一怒之下，居然要把管寒溪、桂月娥兩人逐出門牆，他們兩個一聽之下，嚇得魂飛魄散！

凌志輝本來是呆若木鷄，站在管桂二人後面的，此刻雙膝一屈，跪了下來，朗聲說道：「師伯暫息雷霆之怒，這一次完全是我們兄妹不好，到北京去行刺和坤，全是我們起的主意，管師兄和桂師姐不過是附從罷了！師伯如果要把他們驅逐，弟子願意血濺階前，以贖罪愆！」他說着颯的拔出佩劍來，就要向自己咽喉勒去！

他這一下出乎鐵簑眞人意料之外，眼看凌志輝就要青鋒過頸，血濺塵埃，好在銅拂道人手急眼快，一拂塵由斜裡打出，噹的一响，敲在凌志輝的劍身上，這一拂塵之力，居然把他虎口震得疼痛欲裂，三尺青鋒掉在地上，鐵簑眞人却一脚飛起來，把凌志輝踢了個大跟斗，厲聲喝道：「小子！你要用死來要脅我了，是與不是？」凌雲燕道：「師伯，你別難爲師兄她們，今次我們下山，惹了一個強敵，不到幾天，這對頭就要找上山來，跟你兩位老人家比劍哩！」

鐵簑眞人吃了一驚，厲聲喝道：「怎麼？你們下山竟然闖出大禍來，結下仇敵，還叫他追上山來嗎？」凌雲燕立即把自己師兄妹四人在紫陽驛行刺和坤失敗，半路中途撞着了癲道姑，被她武力懾

伏、威脅着要帶上黃梅山和大洪山，找尋鐵簑銅拂兩人比劍的經過，說了一遍，她這番話一說出來，鐵簑、銅拂不禁大駭！

銅拂道人向鐵簑眞人道：「師兄！這癲道姑是由西域到來的，許多年前，咱們到過西域一次，還不會聽見過有這樣的一個人物！」話未說完，門外已經有人接口冷笑道：「是呀！你們只知道夜郎自大，閉着眼睛，以爲自己怎樣的了不起，姑奶奶已經上門，找你算帳了啦！」這幾句話突如其來，鐵簑銅拂雙雙嚇一大跳！癲道姑在門外赫然出現！

你道癲道姑洪仙韻，怎的會怎樣的湊巧，突如其來？原來她在客店裡面，着了桂月娥的戲弄，喝下混了巴豆粉末的酒，大瀉特瀉，一連瀉了二三十遍，瀉得頭暈眼花，臭氣薰天，方才停止，勉强返入臥房，她經過這一次大瀉肚子之後，頭暈脚軟，足足休息了大半天，直到第二天的晌午，方才復原，癲道姑還是有生以來，吃人家這樣的惡作劇戲弄，不禁怒火冲天，立即離開客店，向黃梅山趕去，一路上星飛丸走，賽同電掣風馳也似，緊躡着武當四小俠之後，一直來到黃梅下，就在鐵簑眞人大發雷霆，要把管寒溪、桂月娥兩人逐出門牆的時候，剛剛趕到！

癲道姑這一出現，鐵簑眞人一驚非同小可！自己也是江湖上成了名的人物，被人家一直來到門外，居然聽不出來，不禁面上一陣發燙，再聽見癲道姑滿口挖苦，更加怒不可遏，他向跪在地上的管寒溪、桂月娥兩人招一招手，叫道：「起來！」武當門規最嚴，管桂二人這樣跪着，沒有師傅命令，就是泰山崩倒，也不能够站起身來，鐵簑眞人這樣一說，管寒溪桂月娥兩人立即由地上一躍而起，退向鐵簑眞人合什稽首道：「無量壽佛！道友遠道登門，有何賜教！」

洪仙韻冷冷的說道：「唔！你就是他們幾個人的師傅！很好！你把四個小狗男女交出來，我要每人灌他們喝一斤巴豆湯，要他們拉瀉十日十夜的肚子，方才跟你說別的話！」鐵簑眞人皺了一皺眉頭，說道：「道友高姓大名，因何事故，跟小徒們發生枝節，乞道其詳，如果他們有冒犯道友的地方，貧道一定把他們重重治罪！」癲道姑醜臉一緉道：「混帳！你這一下叫做牛頭不對馬嘴，我要你交出徒弟來喝巴豆湯，你却跟我說這些廢話，甚麽重重把他們治罪？你不肯交人嗎？看劍！」話剛說完，錚的一响，洪仙韻伸手向袍袖一捋，抽出一柄黑黝黝的烏金短劍來，這柄短劍是她在新疆羅布泊爾湖邊，採取烏金精英，千錘百鍊鑄成的寶物，只見她身形一晃，嗤嗤兩劍，左邊一招「怨魂纏足」，右邊一着「陰差勾魂」，兩點烏光向鐵簑眞人迎面刺到！

癲道姑這一套子母離魂劍，發式出招自成一家，跟中土流行的劍法截然不同，劍名「子母離魂」，每一招每一式都帶着一個鬼氣森森；恐怖可怕的名字，鐵簑眞人見她兩招齊來，迅疾無比，自己空拳赤手，還未拔劍出鞘，不知躲向何方，好在銅拂道人在旁邊一看不妙，立即把銅拂塵桿向前一遞，用了着「畫龍點睛」，噹噹兩聲，激開劍點，癲道姑勃然大怒，喝道：「好！原來你要先接第一陣嗎？看招！」嗤嗤嗤，烏光連閃，接連刺出五劍，這一招名叫「五鬼運財」，一抖手圈出五個劍點，似東非東，似西非西，不知劍來何方？銅拂道人還是有生以來，第一次看見這樣奇詭莫測的劍法，眞個一駭非小！立即把銅拂塵帚往回一圈，使了招「雲龍曳尾」，護住全身，拂塵絲四下一掃，竟把癲道姑「五鬼運財」的劍招一舉化開了，洪仙韻看了不禁心頭一凛，想道：「武當派果然名不虛傳，這牛鼻子委實有點實在本領！」

不過洪仙韻的性情，有點像當年崆峒派的鐵爪魔娘一般，天性慓悍，對方武功越高，她的憎恨心越發强烈，癲道姑喝了一聲：「好招！還有後着！」烏金短劍一抖，「厲鬼嘯林」，一眨眼間，接連抖出九朶劍花，左右中上下，偏左，偏右，偏上，偏下，九個方位同時刺到，就像九個癲道姑同時揮劍刺到一般，滿屋子裡都是劍光身影，桂月娥凌雲燕兩個女俠，忍不住哎呀的一聲驚叫！

銅拂道人看見癲道姑的劍招越來越辣，不禁心中着忙，霍地身軀一翻，用個「怪蟒翻身」，千縷塵絲立時紛披開來，呼的一繞，纏住了癲道姑的烏金短劍，銅拂道人也是逼不得已方才使出這一下險着，須知他這一柄拂塵，也是武林異寶，拂塵桿是用熟銅打造，拂塵帚除了馬尾之外，還夾了不少精煉的白金絲線，堅韌已極，刀劍也不能斷，所以銅拂道人在初救凌志輝兄妹之時，能够用拂塵帚尾捲住人販子的馬車車輪，叫車子不能移動半步，就是這個道理，他一下把癲道姑的烏金短劍纏住，以爲對方兵刃縱不出手，也難掙脫，心中大喜想道：「你這一下被我制住啦！看看你的劍法還有多兇？」那知道世上的事情，往往出人意料之外，癲道姑突然哼了一聲，嘘氣一吹，剚把顫處，銅拂道人的拂塵絲線，竟然像遇了狂風的絲線，分散開來，他這一驚非同小可！估不到癲道姑的氣功造詣，竟然練到這般精純的境地！說時遲，那時快！癲道姑橫劍一抹，銅拂道人的拂塵絲登時斷掉了一大半！

銅拂道人的拂塵帚尾是白金線結成的，如果聚在一處，癲道姑的烏金劍就是再鋒利一點，也不能够把它截斷，可是被她用內家混元氣勁，由嘴裡嘘出來，噴散絲線，然後運劍力截，那就如一束箭矢，拆散開來，容易折斷的道理，一般無異！銅拂道人驟然毀掉了拂塵帚，心痛之極，癲道姑得勢不饒人，一聲大喝，刷刷刷，連環三劍，猛向銅拂道人背心刺到！

鐵簑眞人在癲道姑跟銅拂道人動手的時候，退在一邊，他並不是袖手旁觀，完全爲了自已是個成名前輩，不想負上一個以兩打一的名頭，他看見師弟性命危險，再也不管，向前一竄，長劍抖處，用了招「飛星逐月」，噹噹兩响，竟把癲道姑劍點撞歪，洪仙韻手腕一震，不由嚇一大跳，連忙定睛看時，那揮劍橫截的竟是鐵簑眞人！癲道姑冷笑一聲道：「好哇！你們兩個一齊上來吧！」就在話聲中噹噹兩劍，出手如電，她這下是子母離魂劍裡面的「弔客臨門」，鐵簑眞人反劍一撩，「風雷交伐」，噹噹兩聲大响，竟然把癲道姑的身軀彈向空中，離地拋起三四尺高，可是她閃電也似的在空中一個轉身，劍如落丸，人如飛鳥，烏金短劍向下一截，疾刺鐵簑道人右耳旁邊的「竅陰穴」，鐵簑眞人微一縮肩，劍身一横，「秋水横舟」，他手中的長劍和癲道姑的烏金短劍，一擦之下，交肩而過，這一招雙方都是險到十二萬分，拿準時間，不差一毫一髮，武當四小俠看在眼裡，駭然叫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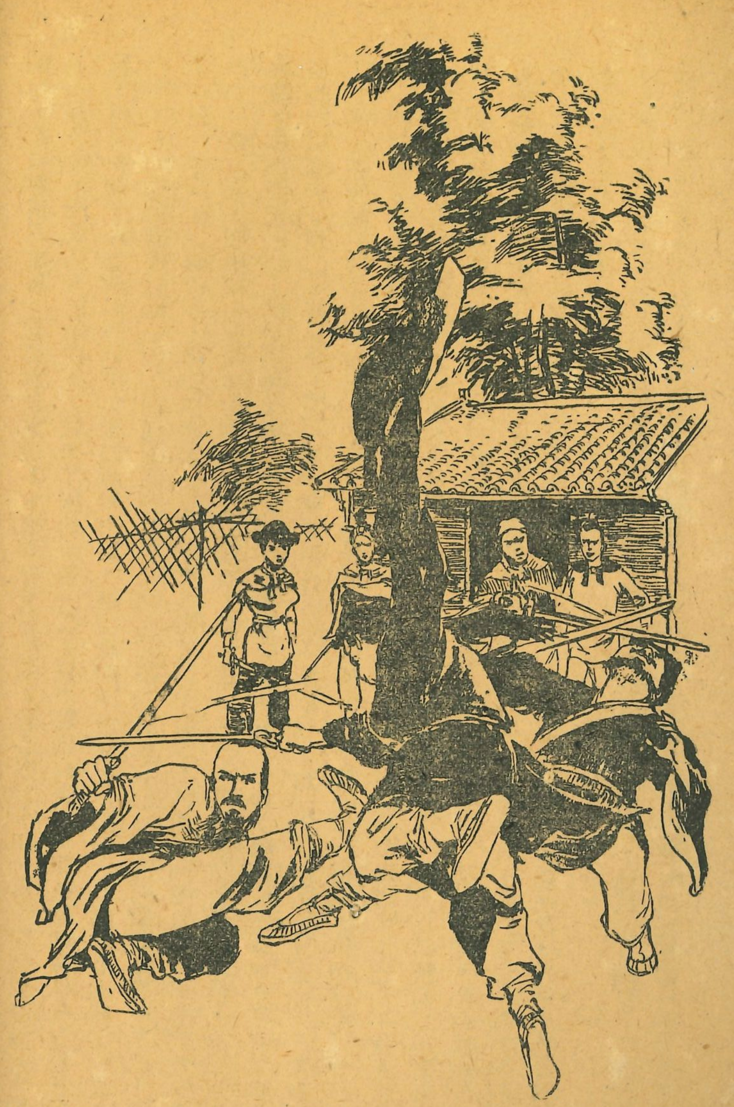
鐵簑眞人喝了一聲：「道友要討教武當劍法，請出門外吧！」長劍一抖，嗤嗤嗤，連刺三劍，這是連環奪命劍裡面的「龍門三擊浪」，另外一隻左掌也不閒着，呼呼，連劈兩掌，癲道姑向門外一跳，鐵簑眞人如影隨形，一個飛身竄過門楣，到竹籬笆圈定的小院子內，癲道姑喝了一聲道：「賊牛鼻子！井底之魚，不知河海之大，叫你知道姑奶奶的厲害！」劍光一展，揮揮霍霍，有如戲海神龍，逐浪長蛟，一刹那間，四面八方俱是癲道姑的影子，鐵簑眞人一柄長劍進攻退守，揮洒自如，走馬燈也似的，團團亂轉，跟洪仙韻鬥在一處！

銅拂道人和管寒溪、桂月娥、凌志輝兄妹等四個男女弟子，走出屋門，排成半個圓圈，凝神觀戰，只見鐵簑眞人和癲道姑雙方，都是用上乘的招術進搏，滿院子劍光閃閃，勢若龍蛇，夭矯莫測，

任何一面只要稍爲疏忽，就要血濺塵埃！大家看得驚心動魄，背心直冒冷汗，兩下裡翻翻滾滾的，鬥了一百多合，鐵簑眞人的頭頂上，像揭了鍋的蒸籠一般，冒出騰騰白氣來，癲道姑的身法却是越展越快，飛舞如電，烏金短劍的劍點，密如星光花雨，繽繽紛紛，好比天花亂墮，銅拂道人叫了一聲：「不好！」把拂塵帚向地一拋，接過凌志輝手中長劍，一招「彗星易位」，直向癲道姑背心刺去！

這一來變了以兩打一，鐵簑銅拂兩個道人，雙戰癲道姑洪仙韻，洪仙韻一聲斷喝：「你們兩個牛鼻子一齊上來，老娘便怕你嗎？看劍！」話才出口，劍法霍的一變，只見她完全不依常軌，身形飄飄幌幌，劍法歪歪斜斜，就像喝醉了酒一般，這一套正是癲道姑由「子母離魂劍」法裡面，精心獨創出來的「厲鬼附身劍」，至於世上有沒有「厲鬼附身」這一回事呢，相信大多數人只是耳聞，不曾眼見！可是洪仙韻的確是武林裡面一位奇人，她採取了醉八仙、醉羅漢的拳法招式，採擷精華，變化成這一套別開生面的劍法，只見她如大醉，如瘋狂，像中邪，像瘋癇，每一劍刺出來，完全不依正常的方向，比如她人在左邊，一劍却向右方刺出，又比如她向對方身後一竄，敵人以爲她向自已背心進刺，那知癲道姑忽然一伸手臂，將手中劍由前面刺了回來，總而言之，叫人捉摸不透，洪仙韻這「厲鬼附身劍」，一使出來，不到四五十合，已經把鐵簑銅拂兩人殺得大汗淋漓，顧此失彼，如果他們兩個人不是聯劍力守，並肩作戰，一二十合之內，已經遭了癲道姑的毒招！就是這樣，也給對方弄得七顚八倒，十分狼狽！

凌志輝兄妹看見師伯師傅給癲道姑這一套沒頭沒腦，怪異百出的劍法，鬧得手忙脚亂，立即叫道：「管師兄！桂師姐！事到如今，我們也顧不得許多了，一齊上吧！」管寒溪搖頭道：「不行！這



鐵簑、銅拂兩個道人給道姑弄得七顛八倒。

敵人武功太强，如果咱們上去，那是白白送命！」桂月娥忽然把銀牙一咬，說道：「這大魔頭是我們幾師兄妹惹回來的，如果師傅師叔給她打敗了，我們還有活命嗎？拚命是死，不拚命也是死，咱們何不拚命上前，給她一個莽牛陣，來個死裡求生呢？」她這幾句話把衆人說得熱血沸騰，凌志輝大叫道：「有理有理！咱們跟師傅死在一起！」四小俠齊齊拔劍出鞘，向前一竄，加入了這一場驚心駭目的大戰！

他們這一加入戰團，逆勢立即扭轉！這是爲何？原來管寒溪、桂月娥、凌志輝、凌雲燕四個人的武藝，換了平日，在癲道姑眼裡看來，簡直是卑不足道，舉手投足之間，便可以把她們四個人，一一打發，可是今天又不同了，癲道姑的「厲鬼附身劍」法，雖然飛舞如電，變化莫測，可是鐵簑銅拂兩人究竟是武當派裡面一等的劍術名家，兩柄劍聯肩而守，互相呼應，百十回合之內，癲道姑要想傷害他們，也不容易，換句話說，他們兩個至少還可以保存自身，雖然是處在下風，暫時還不至於落敗！管寒溪等一加入，立即尅制住癲道姑飄忽無定的劍法，要知道他們四師兄妹的武功根底雖然淺薄，究竟也是名師高徒，四個人聯劍起來，配合起鐵簑銅拂二老的劍術，也是不可輕侮，洪仙韻看見管寒溪四人加入戰團，想起誤服巴豆瀉肚子的羞辱，不禁怒火冲天，一聲獰笑，劍招外展，就要向四小俠攻去，痛下煞手，那知道鐵簑銅拂兩人一聲斷喝，左右分了開來，兩道劍光有如神龍夭矯，天紳舒捲，竟把癲道姑合在正中，跟管寒溪四人的劍光連結起來，彷彿鐵壁銅牆，癲道姑剛才跟他們拚了五六十合，立時知衆寡不敵，他們師徒幾個人一連劍之後，自己要想勝他，絕不容易，稍爲失閃，還要身敗名裂！癲道姑獰笑了一聲，手腕抖處，接連挽了三朶劍花，蕩開滿天劍氣，托地向外一跳，聳身一

躍，拔過籬笆，哈哈笑道：「武當派的劍法，聞名天下，原來是以多爲勝的，我總會討教了啦！再會！」這幾句話說完，人已奔出數十丈外，去得沒影無踪！

這一塲惡戰的結果，鐵簑銅拂兩人雖然沒有落敗，管寒溪四小俠也沒有受傷，可是個個好像在鬼門關邊沿走回來一樣，呼呼氣喘，鐵簑眞人浩然歎道：「我們跟這癲道姑交手之前，以爲自己的本領怎樣了不起，那知道一比拚之下，方才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這兩句話端的不錯！咳！」銅拂道人黯然說道：「師兄，不要怪責他們擅自離山了，暫時饒他們一遍吧！」鐵簑眞人被師弟這樣一說，方才醒悟過來，他寒着面向四人道：「今日的事，本來要把你們幾個統統逐出門牆，可是你們看見師長危急的時候，還知道捨命上前，護師退敵，姑且饒恕你們這次，你們四個到練功房去，好好的練上一百天本領吧！」管寒溪四人聽見鐵簑眞人這樣一說，好比遇了皇恩大赦，唯唯諾諾，連聲謝過師傅的恩典，正要各自返入房裡練功，鐵簑眞人看了看桂月娥胸前的衣服，忽然喝道：「你身上寶光外映，這次下山偷了人家甚麼東西？快說！」這幾句話一說出來，各人不禁嚇了一跳！

原來桂月娥當日在和坤相府藏寶樓裡偷盜了一對涼蟠桃，一支透明珊瑚、以及好些奇珍異寶，除了把珠寶在路上賣掉，兌了金銀，拿來做盤川和救濟窮人之外，玉蟠桃和珊瑚貼身藏在袋裡面，剛才跟癲道姑洪仙韻一塲大戰，殺得熱汗直流，這兩件珍寶却有一宗奇怪處，就是一受了人身的汗濕，寶光輝映，內行人一眼便看出來，桂月娥聽見師傅這樣一說，不禁粉面通紅，連忙拿出涼玉蟠桃和透明珊瑚兩件寶物，還把自己在和坤相府裡盜寶的經過說了，鐵簑眞人一聽之下，忽然哈哈大笑起來，向銅拂道人說道：「師弟！這一回眞正是天奪奸賊之魄，有了這兩件寶物，咱們可以佈一個局，叫他們

幾師兄弟誘殺和坤了啦！」他向銅拂道人耳邊說了幾句，又向管寒溪道：「你們放心練一百天功夫吧！一百天後，乾隆帝一定出現在江南，到那時候我自然會打點你們下山，知道沒有！」四個少年男女喜不自勝，各自用心練功不提。

話分兩頭，再說微服私訪的乾隆皇帝，雖然在紫陽驛受了一塲虛驚，他仍然沒有中止遊興，在小安子和樊威等五大高手暗中拱衛之下，到了江南，乾隆帝並不走金陵（淸朝一代沒有南京名字，只叫做江寧府）大路，却由瓜洲渡江，到了鎭江府城，和坤和小安子跟隨皇帝到了江南之後，發覺乾隆帝有一宗異處，就是每逢經過一個地方，看見佛寺，不問大廟小寺，一定進去拈香隨喜，在佛祖面前默禱一番，小安子和樊威等人心裡，覺得莫明其妙，只有和坤肚裡明白，暗裡想道：「老佛爺這一次要把自己眞正的身世，以及自己是不是漢人的後裔，要弄一個水落石出，求佛祖保佑哩！」

皇帝到了鎭江，只住宿了一夜，次日天亮，便向南行，兩天之後便到了蘇州，乾隆帝過去五次遊玩江南，在蘇州勾留過不少日子，蘇州的名勝像惠山冷泉，鄧尉梅林，虎丘劍池，乾隆帝也一一遊歷過了，有一次他還跟和坤君臣兩人到靑樓去，逛窰嫖舍，給皇后知道了，大吃乾醋，一怒之下，把滿頭靑絲剪了下來，變了光頭尼姑，弄得乾隆帝十分倒胃，（乾隆嫖舍，皇后截髮這一件事，淸朝正史也有記載）這一次皇帝到了蘇州，和坤以爲這位老尙風流的老佛爺，必定會舊調重彈，那知道出乎意料之外，乾隆皇帝只在蘇州住了一天，第二日立即命駕起程，向和坤道：「咱們不要在這裡逗留了，到海門縣去吧！」

和坤大吃一驚，問道：「爺！你眞正要到陳閣老家去，查查那一件事嗎？」乾隆帝把面一沉，說

道：「你不用管，我自已有主意，囉唆甚麼？」和坤撞了一個釘子，不敢再說，君臣一行由江蘇入浙江，取道嘉興湖州，到了海門縣城，乾隆入城門時，天色已經入夜，和坤帶皇帝投了客店，乾隆帝忽然向小安子問道：「你的輕身功夫怎樣？會穿房越瓦嗎？」小安子怔了一怔，說道：「奴才在雍和宮時節，也曾練過輕功，皇上敢是……」乾隆帝道：「低聲，那好極了！你今天晚上背着我，穿房越瓦，到閣老陳世倌的家裡去！」

第廿二回：乾隆帝燭秘海門縣

和坤大吃一驚，連聲說道：「皇上怎的要這樣？到陳閣老家裡，也不用踰牆而行，做……」他還要說出樑上君子四字，可是回心一想，這句話會得罪皇帝，立即縮回，剛要改過別的字眼，乾隆立即申斥道：「胡說！不暗中去，難道要朕上門明查嗎？小安子本領超卓，有他保護，怕甚麼來！今天晚上你們不要睡覺，等候朕的消息吧！」皇帝說的話一就是一，決不更改，這天晚上，小安子果然換了黑色夜行衣服，乾隆帝呢？他仍舊是長衫小帽，小安子把皇帝兜在背後，還要用兩條布帶，交叉把乾隆皇帝的腰身綁起來，皇帝却斥責道：「不用！難道朕不懂武藝嗎？除了要借助你的輕功，暗入陳閣老的家裡之外，一切用不着你，知道沒有？」小安子唯唯稱是，果然反手向後，把乾隆帝兜了起來，叫道：「去！」身子一幌，像燕子掠空也似的，竄出窗外，幾下起落之間，便自去得沒影無踪！

且不說和坤與樊威等人，在客店裡提心吊胆，再說小安子背着乾隆皇帝，一路上星飛丸走，兎起鶻落，其疾如風，不到半晌，已經到了陳閣老府牆之外，陳閣老的府邸在海門縣佔地很廣，園林風景之美，當地無出其右，他把自已的閣老相府改名做「安瀾園」，小安子到了牆下，乾隆問道：「怎麼？你還不進去呢？」小安子低聲說道：「不要嚷！讓我投石問路！」他一俯身由地上抓起一塊小石來，振臂一拋，隔着牆頭飛擲進去，只聽吧聲輕响，牆裡並沒有甚麼反應，小安子明白裡面沒有人，也沒有守夜犬，立即把乾隆帝挾在肋下，輕輕的一幌身，跳過牆頭，輕飄飄的落到地上，裡面是一座

大花園，樹影婆娑，乾隆向小安子低聲說道：「你背着我，朝着有燈光的地方闖！」

小安子點了點頭，他是童身練武，輕功十分卓絕，雖然背着一個肥胖的皇帝，完全不受影响，他一溜烟也似的穿過園林，來到一座六角涼亭的面前，小安子突然把乾隆向地一放，兩臂向上一振，颼颼兩响，像夜鳥掠空也似的，跳上亭頂，四下一看，只見陳閣老的內宅，暗影沉沉，只有東南一角透出燈火，小安子看凊楚了內宅形勢，方才飛身下地再把乾隆帝兜在背後，幾下起落縱跳的功夫，便自到了內宅屋頂，說也奇怪，乾隆帝一進了陳閣老的府邸，不知怎的，只覺得一股涼氣，襲上心頭，全身機伶伶的，不住的打寒噤，彷彿進入古墓鬼墟之內，連小安子也覺得奇怪起來，因爲偌大一座宅院，這樣多的房屋園林，並沒有一隻狗，這也罷了，連更梆聲音也沒有，分明沒有更伕，整座宅院死也似的沉寂，竟然不見一個生人，小安子不禁咄咄稱怪！

他背着乾隆帝，一直來到有燈光的地方，向下一看，透出燈火之處，竟是一幢精舍，風吹簾帘，不見有人，一燈如豆，小安子放大胆子，一幌身軀，輕如片葉也似，由瓦面跳了下來，他就着夜風吹起的簾幕，向裡一看，失聲說道：「哎呀！這是一座靈堂哩！」

乾隆帝聽了「靈堂」兩字，耳邊彷彿响個焦雷，轟的一聲大响，全身巨震一下，連忙說道：「你，你在外邊把風，讓我看看！」他立即一聳身，跳進靈堂，原來古人重喪守禮，如果一個有功名的人死了，子孫要在屋裡另設靈堂（又叫孝堂），擺設香案俎豆，供奉死者靈位，做孝子的要在堂內守孝一百天，在這三個多月裡面，做孝子的要寸步不離靈堂，每日三次號哭匍匐，燒香誦經，像這樣的守着「心喪」，過一百天，然後能够離開，再過三年，然後可以把靈堂撤去，孝子也正式脫掉喪服，

一切回復正常，乾隆進了靈堂，定睛向正面的神主牌位一望，當堂覺得眼前一黑，幾乎暈倒在地！

原來乾隆帝看見的兩塊神主木位，左邊一塊鐫着「皇凊顯考陳公世倌之位」十個金字，右邊那一塊呢？却刻着「皇凊顯妣陳門徐氏夫人之位」十二個金字，乾隆皇帝第五次遊玩江南，在安瀾園駐蹕，距離現在不到五年，那知道五年之後，陳閣老兩夫婦已經謝世了！乾隆帝的心頭只感到一陣迷惘，他再抬起頭來，向神主木位後的牆壁一望，這裡掛着丹青妙手繪畫的陳閣老夫婦遺容，乾隆帝茫然地上前幾步，仔細端詳陳閣老的形相，只見他的口鼻輪廓，眼睛眉稜，越看越像自已，乾隆帝鼻頭一酸，龍目中忍不住滴下兩行凊淚，自言自語的說道。「我難道眞正是陳姓骨肉，投入帝王之家，連生身父母也茫然不知道，唉！就是富有四海，也是神明內疚啊！」

他正在自言自語的，說到這裡，忽然聽見背後衣袂一幌，風聲颯然，乾隆帝吃了一驚！連忙向後看時，原來是小安子穿窗跳進來，神色緊張，說道：「老佛爺快躲！有人朝着靈堂走來哩！」

乾隆聽見說有人來，不由慌了手脚，小安子道：「皇上！現在出去來不及啦！還是躲到供桌底下吧！」乾隆帝急不暇擇，果然把頭一低，鑽進供桌，小安子也跟着竄進，好在這張供桌很大，足有兩張八仙枱那樣長，枱面又鋪了白色的帳幔，孝堂裡燈光暗晦，除非是極端精細的人，方才可以看出來，君臣兩人剛剛躲好，靈堂外面响起了一陣脚步聲，須臾俄頃，一個傴僂駝背的老家人，手裡拿着一束旃檀香，慢吞吞的走進來，只見他把香束挿在宣爐裡，突然跪倒在拜墊上，說道：「唉！老主人，你和主母兩位老人家，不經不覺去世一年了！」

乾隆帝縮在供桌下面，聽得凊凊楚楚，不禁心頭一震，想道：「啊！我的生身父母，原來去世已

經有一年啦！」又聽見老家人道：「我王福在你老人家的家裡，兩世為奴，得到老主人的照顧，老主人的心我是明白的，自從那一年御駕臨幸安瀾園之後，老主母便得了一個心病，疾病纏綿，不到半年，便自謝世，老主人也憂傷過度，經過半年光景，也謝世了！咳！我王福難道不知道老主人念着當今皇上，就是自已的親骨肉嗎？說書的也講過歷史上以呂易嬴，以牛易馬的故事，兒女是命中註定的，老主人，你也太看不開了啊！」

乾隆帝過去對自已的身世，還是三分懷疑，七分相信，現在聽見駝背老家人這樣一說，馬上變了十分相信，半點懷疑也沒有了！老家人繼續說道：「老主人死了之後，二少爺不務正業，一百天還不曾滿，便到外面逛窰子吃花酒，一年不够，把田產房屋變賣了不少，連男女家人也解僱了一大半，二少爺如果這樣花天酒地下去，恐怕明年今日，老奴也再不能够在這屋子裡向你燒香了！老主人，你生前是閣老相國，死了之後，也應該顯一顯靈，叫二少爺不要亂做胡為呢！」乾隆帝聽了這幾句話，不禁五中俱裂！

他忽然生出一個主意來，低聲向小安子說道：「你出去弄暈了他，把這老東西帶出宅院去！」靈堂內本來沉寂如墟墓，乾隆帝這幾句話雖然語聲很微，老家人王福却是聽出來，他不由吃了一驚！可是回心一想，莫不是自已在靈前禱告，生了功效？老主人陰魂向自已顯靈？王福想到這裡，汗毛俱豎，正要叩下頭去，供桌下的

帳幔一掀，呼的一陣狂風，竄出一個矮小人影來，伸手掌向王福腦後一按，王福陡覺一陣天旋地轉，當堂暈了過去！

乾隆帝也由供桌下面鑽出來，看見王福仰面跌倒，不禁皺了一皺眉頭，問道：「小安子，你要了他的性命嗎？」小安子慌忙答道：「不是！老佛爺，我不過用手掌按一按他的腦戶穴，把他弄暈過去罷了，並沒有打死他呀！」乾隆哼了一聲道：「把他帶離本宅，到外面空地去！」小安子答應一聲，彎腰把王福挾在肋下，走出靈堂，這一回不用飛簷走壁了，一直來到府牆之下，先背着乾隆帝跳牆出去，然後把



小安子一陣狂風似的竄出，伸掌向老家人王福頭上一按。

王福挾着跳出，安瀾園的背後，是一大片曠地，荒草離離，乾隆向小安子耳邊低低說了幾句，小安子拿出兩副面幕來，君臣兩個每人面上戴了一副，隱蔽了廬山眞面目，小安子方才伸出右手，向王福的命門穴推揉了幾下，王福哎喲一聲，悠悠醒轉過來，他睜開眼睛一看，發覺自已躺在草地上，面前站了兩個蒙面人，王福以爲自已着了鬼迷，嚇得閉了眼睛，乾隆在旁邊沉聲喝道：「你是陳世倌的老家人王福嗎？你在陳家有多少個年頭了，快說！」

王福吃了一驚道：「啊！你原來不是老主人的陰靈……」乾隆怒道：「胡說！小安子，叫他招認！」小安子颯的一聲，由袖底抽出一柄匕首，寒光凛凛，向王福面門幌了兩幌，王福嚇得連打寒噤，急忙叫道：「我說我說！小人正是王福，已在陳家兩世爲奴啦！我自小跟老爺，老主人入學中舉，娶妻生子，小的完全親眼看見……」乾隆突然截住他的話頭，問道：「你們老爺生下一個孩子，不會滿月，便給雍親王的福晉拿一個女孩子掉換了去，是與不是？」王福慌忙說道：「這件事小的不敢說，一說出來，小的固然是千刀凌遲，老主人全家也別想活命！」

乾隆哼了一聲道：「你向別的人說，準是滅族抄家的罪名，向我說呢！包你沒事，可是你要實話實說，不准說謊，知道沒有？」王福聽見對方這樣一說，方才放心答道：「哦，我家老主人是康熙五十三年中科舉的，第二年做京官，跟那時候的先皇帝一向相交莫逆，那時候的先皇帝還是雍親王，不曾正位大寶，我家老主人恰好在那年生了一位少爺，不知怎的，被雍親王的福晉知道了，派人把大少爺接入四阿哥府，晌午時候進去，黃昏傍晚抱出來，進去時候是大少爺，抱出來却變了大小姐，主母不依，嘈吵起來，要老爺向雍親王交涉，把孩子換回來，老主人只是搖頭，主母爲了這一件事，還大

病了一塲！」

乾隆說道：「哦！原來眞正有這一件事，後來怎樣？」王福點點頭道：「是啊！後來雍親王登了大位，老主人立即上疏辭官，返回故里，那知道路過山東德州府時，老主人投宿的客店突然來了刺客，好在鄰房一位青年道長俠心熱腸，立即竄了出來，跟那刺客一塲惡戰，我那時侍奉着老主人，只見院子裡白光亂閃，兩條人影往來飛竄交鬥，有如追風逐電，鬥了半個多時辰，忽然聽見哎喲一聲，那刺客像斷了線的紙鳶一般，由瓦面上跌了下來，一直摔到院子裡，寂然不動，胸口貫穿了一個大洞，鮮血汩汩直流，那青年道士却跳了下來，向刺客屍體搜了一陣，只見他哈哈兩笑，找出一件東西來，那東西是一個圓形的皮袋，袋口有兩排亮光閃閃，犬牙交錯的短刀，道士冷笑一聲，把皮袋收了去，拿出一點藥粉，洒在屍首的頸腔上，俄頃之間，屍身漸漸溶化，變了一灘黃水，後來老主人對我說，那天晚上來的，不是普通刺客，却是皇上派出來的，叫做甚麼血滴子呢！」

乾隆帝點了點頭，他知道自已的父親雍正皇帝，心黑手辣，不會做皇帝的時候，已經豢養了一班有本領的劍客，刺探朝廷陰私，誅鋤異已，後來做了皇帝，聽說把血滴子裡面幾個本領高强的人，用毒藥酒酖死，不過本領次一級的血滴子，父皇仍舊留他們在宮中做衞士，叫他們留心朝上大臣的動靜發覺那一個對自已有異志的，立即殺却，陳世倌在掛冠回里的時候，雍正皇帝一定不放心他，以爲陳閣老一定會向外邊說掉換孩子的事，所以要派人把他殺却，滅掉生口，父皇手段之酷，回想起來，眞個令人不寒而凛！只不知道那殺掉血滴子的青年道士，到底是誰？乾隆帝道：「那麽你們那一位大小姐呢？她還健在人世嗎？」王福嘆了一口氣道：「那位大小姐眞正可憐，一點人事也不懂，便被送到

我家裡來，老主母一點也不歡喜她，到了七歲那年，這位大小姐便一病身故！」

乾隆黯然傷神了一陣，問道：「你們的二少爺呢！聽說他不長進，是嗎？」王福答道：「不錯，二少爺名叫做從善，名字是好極了，從來不善，自小不愛讀書，長大之後，只知道吃喝嫖賭，主人主母把他痛恨入骨，夫婦兩口子時常說，假如當年的大少爺，不是給雍親王的福晉掉換了去，怎會生這一個敗家兒子！可憐老主人和主母，一大半還是爲他氣死的呢！」乾隆帝忽然喝道：「住口！我來問你一句，你的老主人和主母是那一天死的？」王福答道：「哦！主母死的那一天是前年十二月廿六，老主人呢，他去世那一天，是七月初八的日子！」乾隆帝牢牢記着父母的忌辰，方才向小安子說道：「一切問明了，把他送回去吧！」

小安子立即挾起王福，駢伸食中二指，向他肋下的氣門穴一戳，王福哎呀一聲，當堂暈了過去，小安子把他搭在肩上，一溜烟也似的去了，他的輕功神迅，不到盞茶工夫，便自折回，乾隆皇帝便跟小安子一同返回客店，和坤看見皇帝無恙回來，心頭放下一塊大石，問道：「皇上這一次到陳閣老家裡，可有甚麼發現呢？」乾隆一向把和坤當做心腹，立即屏退左右，把今天晚上逼問老家人王福的情形，一一說了，和坤搖搖頭道：「老佛爺，這一件事體非常重大，關係社稷安危，奴才以爲一個老家人的話，未必可以盡信！」

乾隆皇帝經過今天晚上安瀾園靈堂內，聽見老家人王福禱告之後，對自已是陳閣老兒子，漢人苗裔這一層，已經百份之一百相信了，可是聽見和坤這樣一說，不禁又再惶惑起來，問道：「哦！老家人的話未必入信，又到那裡找証據呢！陳閣老夫婦已經作古，沒了生口，簡直是無從査究哩！」和坤

沉吟半晌道：「江南地方有一個特別的風俗，一般大戶人家，凡是生了孩子，倘若是男孩子的話，一定在族譜裡列下名字，準備到孩子誕生的第二年正月，在祖祠裡掛添丁燈，請本族父老喝喜酒，有功名的人尤其注重，陳閣老當年在京師如果生了男孩子，他的族譜裡一定有男孩子的名字，如果是有，這件事還有八成可信，假如沒有，那就是道路傳言，不足入信了！」

和坤這樣一說，乾隆皇帝一想也是，問道：「陳閣老的族譜，一定收藏得十分嚴密，咱們怎樣取來看呢？難道要出之偷盜嗎？」和坤笑道：「老佛爺眞是天縱英明睿智，這句話可對了！陳閣老的族譜，不外收藏在家祠裡，小安子身手了得，派他前去偷盜，一定不費吹灰之力！」家祠就是祖祠，從前有功名的人必定另設家祠，和自已本鄉的祖祠另外別開來，乾隆帝聽了和坤主意，不禁大喜，立即把小安子喚到跟前，低低的吩咐了幾句，小安子唯唯應命。

到第二天晚上，小安子果然換了夜行衣服，再次出動，乾隆帝和坤兩人，却在臥房裡通宵不寐，等候消息，小安子三更出去，不到四更便回來了，兩手空空，乾隆帝十分失望，問道：「怎麼？家祠裡面有許多人，你不能够下手嗎？」小安子搖頭道：「不是！陳閣老的家祠裡，壓根兒沒有族譜！」這幾句話一說出口，乾隆嚇了一跳！

和坤厲聲問道：「家祠裡沒有族譜！你怎麼樣知道？」小安子道：「相爺聽稟，小的今天晚上到陳閣老家祠去，祠裡除了香火之外，闃然無人，連一個看守的人也沒有！小的把家祠每一個角落都搜遍了，也沒有找着族譜，後來還是再到陳閣老的家裡去，找着那老家人駝子王福，向他一問，原陳來閣老在臨終的那一天，吩咐人把族譜送到中堂學士劉大人的家裡，叫他保存，說要經過五十年後，方

才可以把族譜送回陳氏家祠呢！」

中堂學士劉大人就是劉鏞，別字拙庵，他是江蘇南通人，官拜文華殿大學士，劉鏞的官階比起和坤只相差一級，（近世坊間還有不少劉鏞的字畫，劉鏞在中國歷史上，是唯一能够「五代同堂」的一人，一般人叫他做「太平宰相」，說他福澤深厚，爲歷史上任何人所不及。）陳閣老在生之前，跟劉鏞是莫逆之交，這點和坤倒懂得，君臣二人不禁面面相視，過了半晌，乾隆帝方才說道：「陳閣老把族譜放到劉鏞的家裡，這倒是朕意想不到，咱們應該怎樣辦呢？」和坤不假思索的答道：「老佛爺可以到南通去，找上劉鏞家門，抬出天子的身份來，要他交出族譜便了！」

乾隆吃了一驚道：「這樣一來，朕豈不是洩漏了微服南巡的行踪嗎？」和坤笑道：「老佛爺洩露行踪，只在劉鏞家裡，有甚麼要緊呢？」乾隆一想也是，便決意離開海門縣，但是他仍舊吩咐和坤，拿一道密旨給地方縣官，第一，給陳閣老夫婦塑像，建立生祠，另外用皇帝的名目，冊封他們做錢塘江潮神，第二，嚴加管束陳閣老的二少爺陳從善，不准他變賣田產，還通令本地士紳大戶人等，不得私相買受陳閣老的房屋田地，違者治罪，和坤果然拿了乾隆帝的密旨，交給海門縣官，君臣一行離開浙江，直向南通進發。

七天之後，乾隆皇帝已經到了南通縣，立即造訪劉鏞相府，這一回乾隆可抬出皇帝的身份來了，劉家下人聽說皇帝駕臨，不禁慌了手脚，大開中門，劉鏞的父親劉紫垣，親自帶了闔宅家人男女，跪拜迎接聖駕，乾隆帝看見跪拜的人叢裡，還有四個白髮蒼蒼的老頭兒，扶着藜杖，覺得十分納罕，向劉紫垣問道：「老卿家，這幾位老人家是你的甚麼人？他們都是百齡人瑞，好生福氣！」

劉紫垣叩頭道：「皇上聽稟，那四位老人家是微臣的父親、祖父、曾祖父和高祖父！」這幾句話一說出來，乾隆帝大吃一驚！劉鏞官拜中堂學士，已經有五十多歲，他的父親劉紫垣，精神矍鑠，至少也有七十多歲，七十多歲的人，還有爹爹，總算是天下罕有的了，何況還有祖父、曾祖父和高祖父呢！乾隆帝笑着向劉紫垣問道：「卿家一門壽考，五代同堂，眞是幾生修到的福氣，不知道幾位尊大人，貴庚有多少歲數？」

劉紫垣叩頭回答道：「啓奏皇上，微臣虛度七十六歲，微臣的家父星墀公今年九十八歲，祖父鳳崗公一百一十九歲，曾祖父靈川公一百二十八歲，高祖父文淵公，有一百四十九歲，還差一年便一百五十歲，頭童齒落，不能進食麵飯，日啖粥湯而已！」乾隆皇帝聽了這幾句話，不禁目定口呆，因爲人生世上，能够達到七八十歲的，已經是古稀之年，所以有「人生七十古來稀」一句俗語，照古書的記載三王五帝，伏羲氏年長一百三十八歲，神農氏年長一百二十歲，至於軒轅黃帝、堯帝、舜帝也不過一百歲左右，漢朝的彭祖據說壽長一百八十歲，那不過是稗官野史之談罷了！那知道今天來到劉鏞家裡，居然眼見他五代同堂，最年長的達到一百四十九歲！眞正是國之人瑞了，和坤最會拍乾隆帝的馬屁，立即上前啓奏道：「劉中堂一門五代，不但是國之祥瑞，也是皇上洪福，應該由老佛爺筆書御匾一方，垂昭百世！」他這句話正對了乾隆皇帝的心意，乾隆笑道：「很好！幾位老卿家年高德邁，不必再隨衆跪拜了，朕賜他們平身，拿紙筆來！」劉紫垣拜謝起立，家人端過文房四寶來，乾隆帝拿起兎毫，蘸了硯墨，平鋪宣紙，心裡琢磨着牌匾的題字，他默默的想了一會，胸中豁然開朗，大喜說道：「有了有了！」皇帝立即捋起衣袖來，筆走龍蛇，題了「天下第一家」五個大字。

這「天下第一家」五字的牌匾，拿來御筆書寫，贈給劉家，可說恰如其份，一個人能夠五代同堂，還不是天下第一家嗎？乾隆帝天資聰睿，他的漢字是學元朝趙松雪體，臨摹得十分酷肖，五字一氣呵成，眞個有鐵劃銀鈎之妙，劉紫垣連聲謝恩，恭恭敬敬，接了御筆題字，皇帝又問了諸老飲食起居，寒暄既罷，忽然向劉紫垣說道：「朕這一次到卿家來，有一件重要的事，欲與卿家會商，叫左右下人屏退吧！」劉紫垣暗裡吃驚不小！皇帝御駕親自到自已家裡來，這是非常罕有的事，他立即吩咐一切執役下人，統統退出廳外，乾隆看見沒有旁邊的人了，方才說道：「聞說閣老大臣陳世倌臨終之時，把他全家人的族譜，拿來藏在卿家處，可有這一件事沒有？」

劉紫垣一聽之下，面上變了顏色，連忙跪在地上，一連答了幾個是字，乾隆點了點頭，說道：「陳世倌的族譜既然存在卿家，朕這次駕臨南通，就是要查究這件事，你把他家的族譜拿出來，讓朕過目！」本來皇帝要看族譜，任何人也不能反抗的，那知道劉紫垣却是匍匐在地，一連叩了幾個响頭，說道：「皇上恕罪，微臣受陳世倌臨終之託，這族譜非要等到五十年之後，任何人也不能夠看！」

乾隆帝不禁惱怒起來，問道：「胡說！別一個人不可以看，難道朕也不能夠看嗎？」劉紫垣伏地稟道：「皇上聽稟，陳閣老生前說過，他的族譜連當今萬歲爺也不能夠看的，微臣忠人之託，不敢不從，望皇上寬洪大度，饒恕微臣之罪！」乾隆帝鐵青着面孔，哼了半聲，和坤在旁邊揷嘴說道：「劉老伯，你也太固執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皇上要看一看族譜，事屬尋常，難道你不明白違反聖旨，就是滅門之禍？」

劉紫垣滿頭大汗，體似篩糠，他只是連連叩頭，不敢回答半句，劉紫垣的高祖父劉文淵，這位一

百四十九歲的老人，此刻却突然開口說道：「陛下登位大寶之初，以仁孝兩字昭示天下，微臣保全陳閣老的族譜，忠人所託，就是刀斧加頸，鼎鑊當前，也不能夠自食前言，有負死友，皇上强人所難，對於仁孝兩字，未免不相符合哩！」曾祖父劉靈川、祖父劉鳳崗也異口同聲道：「皇上即使把我們全家抄斬，也決然找不出族譜來，因爲我們已經把族譜收藏在一個秘密的所在，我們幾個老頭子拚死不說，天下也沒有第二個人知道，還望聖上明察！」

乾隆皇帝估不到這幾個老頭子如此强項，眞正是氣得七竅噴火，五內生烟！他本來可以一道旨令，把劉鏞全家老少良賤，滿門抄斬，可是回心一想，自已剛才題了一方旌賞劉家的牌匾，說他是「天下第一家」，難道這樣出乎爾反乎爾，把這「天下第一家」滿門抄斬嗎？而且自已在朝廷上，經常拿「仁孝」兩個字來昭示大臣，怎可以無緣無故殺一個大臣的家人，貽笑天下，這件事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和坤看見乾隆帝的神色十分尷尬，立即上前奏道：「既然這幾位老人家受陳閣老之託，不能夠把族譜拿出來，老佛爺不看也罷！」他一邊說着話，一邊向皇帝連使眼色，乾隆帝也是個聰明人，看見和坤的眼色，恍然大悟，他明白和坤示意自已，這件事不能夠硬來，乾隆皇帝只好强忍怒氣，乾笑兩聲說道：「老卿家既然這樣說，朕不看也罷了，恕你們沒有罪，不用叩頭，退下去吧！」劉紫垣方才抹了一額冷汗，乾隆又跟他們閒談了幾句，方才告別，劉紫垣帶領全家上下人等，恭恭敬敬，把皇帝送出大門不提。

這一次乾隆帝表明身份，全縣哄動，他再也不能夠住客店了！只好命駕到縣衙來，南通縣官當然百般張羅招待，乾隆帝却是滿肚怒氣，他坐在縣衙書房裡，把和坤喊到面前問道：「姓劉的幾個老頭

子，目無君上，你還替他求情，朕現在問你一句，你有甚麼主意？」和坤不慌不忙的說道：「老佛爺，用強何如用軟？用力何如用智，他們寧死不肯拿出族譜，皇上就是把他殺了，也不中用，小安子本領驚人，何不叫他效法當年崑崙奴的故智，如此這般，把族譜偷出來，不勝似用強硬手段嗎？」乾隆帝聽了這幾句話，方才回嗔作喜，點點頭道：「很好！快叫小安子來！」和坤立即把小安子傳入書房，向他密密囑咐幾句，這天晚上，小安子果然啣命出發。

他在二更天後，便自離開縣衙。一溜烟也似的，到了劉家，正要跳牆進去，小安子剛才把身一聳，跳上牆頂，冷不防背後呼的一响，一股大力推到，這一股力量既不是劈空掌，也不是混元功，小安子被這股力量一吸一扯，馬上全身不由自主，一個沒頭跟斗，由牆頂飛身跌落，好在他的輕功，已經到了爐火純青境地，立即四肢一挺，氣納丹田，用了個「金蟾戲浪」的身法，風車也似的一轉身，腳踏實地，說時遲，那時快！側面呼的一响，一條黑影疾如飛隼，向小安子撲到！

第廿三回：漢外隱英豪　莽莽草原懲清弁

小安子無緣無故給對方弄跌了一個跟斗，心中有氣，看見黑影揮掌打到，他立即伸出右掌，用「絞絲手」手法，搭住對方手腕一拉，要想借力使力，把這黑影摔倒！那知對方的臂腕却是滑若水蛇，小安子的手掌剛才跟他一粘，這人反手一撩，使了個「葉底穿花」的手法，不但卸去小安子絞拿之勢，反而振臂一拋，一股勁力由袖底穿出來，一推一撞，打中小安子的胸口，小安子猛覺自己身體如同中了一下千斤鐵鎚，全身不由自主，吧達兩聲，飛出一丈六七尺以外！險些兒沒有跌個屁股朝天！五體投地！

說一句老實話，小安子的武功造詣，雖然够不上登峯極頂，也算是武林裡面一個難得的奇材，他能够以小小年紀，便練了一身驚人的武功，御前試武，把一個大內領班薩刺海，戲弄於股掌之上，紫陽驛捍衛皇帝，把武當四小俠打得七仆八倒，落荒而逃，由以上兩件事來看，他的武功總算難得的了！那知道今天晚上，奉了乾隆帝密旨到劉鏞家裡偷盜族譜，居然遇見對頭，一連跌了兩次跟斗！小安子不禁又羞又怒，托地跳起身來，定睛看那人一看，誰知他一看之下，不禁嚇一大跳！

原來首先映入小安子眼簾的，竟然是一張醜陋無比的怪臉，這怪臉黑裡泛青，疤痕滿佈，乍眼看來，就和一個大痲瘋的患者相彷，再次定睛一看，這張醜面的主人，竟是一個滿身疥癩的道姑！她把自己摔了兩交，還嘻開了怪嘴，向着自己傻笑，小安子勃然大怒，喝道：「你是那個，胆敢來干涉本

少爺，敢情是活得不耐煩了！」

　　這癲道姑正是由黃梅山下來的洪仙韻，她聽見小安子這樣的一說，嘻嘻笑道：「小子！你年紀青青的，又有一身武功，爲甚麼不學好？却要做樑上君子，半夜爬牆，偷人家的東西？來來來，我來問你一句，你叫甚麼名字？師傅是那一個？」原來癲道姑的性情雖然怪誕，却另有一番愛才的想頭，看見了有根器的少年男女，便想收做自己徒弟，癲道姑以前在天山下遇見狄鵬舉江虎兒主僕，要收他們爲徒，就是這個心理，她不知道小安子是乾隆皇帝身邊的侍衛，以爲他是新出道的雛兒，練了一身武藝，却去穿穴踰牆，幹那偷盜的事，覺得十分可惜，所以說出這幾句話，那知小安子年紀雖然小，脾性却是十分强硬，破口罵道：「混帳，別說我跟你陌不相識，决不會說師承門戶，就是我做樑上君子，也不關你的事，要你多管？快滾！」癲道姑冷笑道：「你居然叫我滾？難道就靠你這些三脚貓的本領？」話未說完，倏的向前一竄，舉手一抓，「鷹隼掠雲」，猛向小安子腦後的髮辮抓到！

　　癲道姑一連把小安子摔倒兩次，少不免存了輕敵的念頭，她這回要抓住小安子的辮根，把他直抽起來，再用力摔一個跟斗，叫對方着實吃點苦頭，對自己心誠悅服，那知道小安子的本領，雖然及不上洪仙韻，並不似她想像中那樣不濟事，癲道姑這樣的一抓，小安子扭身一閃，使了着「分花拂柳」，左掌一揮，右掌劃了半個圓弧，掌勢飄忽，似左實右，斫向癲道姑的脈門，癲道姑咦了一聲，手掌倏翻，避過他這一斫之勢，疾如蛇信似的一按，拍向小安子右邊的肩井穴，小安子看見對方出手，十分凌厲，不敢硬擋，「飛鳥投林」，倏的向後一跳，他知道自己不是癲道姑敵手，轉身便走，一溜烟也似的，朝着南通縣衙門的來路，奔了回去！

　　癲道姑一心一意要把小安子擒住，追問他的來歷，看見小安子轉身逃跑，那裡肯輕易放過，怪笑一聲，袍袖抖處，宛如一頭怪鳥，直追下來，可是看見小安子逃向衙門，不禁怔了一怔！如果是普通狗偷鼠竊，那裡有跑到縣府衙門的呢？不過她生性向來强悍，不知道世上有可畏之物，更不知道有可畏的人，脚下絕不停頓，一直追近衙牆，說時遲，那時快，祇聽見小安子呼哨一聲，牆裡接二連三的竄出幾條黑影來，向癲道姑攻到！

　　原來樊威等八名侍衛一路上保護乾隆皇帝，十分嚴密，一到晚上，他們八個人必定輪値宿衛，提起一十二分精神，通宵警戒，今天晚上，乾隆帝睡宿在南通縣衙裡，當然不會例外，所以小安子一逃回，樊威等八人立即覺察出來，他們以爲癲道姑是刺客，要想不利皇帝，立即由牆裡跳出來，八衛士裡面的邵天華和岳正平兩人，一個使開鐵拐，一個舞動雙刀，分向左右，向癲道姑襲來，癲道姑不慌不忙，她使出「飛袖流雲」的絕技來，兩隻袍袖左右一捲，竟把鐵拐雙刀同時擋了開去，這兩名衛士也不約而同的，倒退後三四步，好在他們本領不弱，雖然倒退出去，並沒有把兵刃出手，另外兩個衛士高炎元、焦春雨也跟踪掩襲過來，高炎元使一柄吳鈎劍，焦春雨却用一對短柄鑌鐵狼牙棒，他們兩人的本領比起邵天華、岳正平還要高出一着，高炎元吳鈎劍一幌，銀光繞處，向癲道姑中腰便截，焦春雨狼牙棒却用了個「潑風盤打」的招式，匝地平掃，攻向洪仙韻的脚下，癲道姑暗裡吃驚：「怎的一座小小縣衙，却有這樣多的武林高手？」身子一閃一幌，使用「子母游身掌」，身子似靈蛇般，由吳鈎劍和狼牙棒夾縫裡颯聲鑽了過去，反手一繞，拍拍兩掌，擊向二八後心，洪仙韻這兩掌打得叉刁叉奇，高炎元、焦春雨二八吃她的掌力一帶，不由自主的向前面直跌出去，好在這兩名大內衛士的輕

功也有相當造詣，身子才一離地，立即用「孤雁斜飛」的身法，向橫裡竄出去，癲道姑還未來得及跟踪追襲，樊威和另外一個名叫侯景茂的衛士，已經如影隨形的撲過來，他兩個用的兵刃都是青鋼長劍，樊威看見癲道姑一舉手投足的工夫，便摔倒了四名衛士，知道是空前的勁敵，長劍一幌，用了個「橫磨十萬」的招式，向她腰肋刺來，侯景茂也是大內裏面數一數二的劍手，在隨行八衛士之中，劍術之精，跟樊威比起來不過是在伯仲之間，樊威進劍的時候，他也把手中劍一拔，使了着「風雷交伐」，跟踪刺出，這樣一來，變了侯景茂左劍橫披，樊威右劍直刺，兩道劍光一閃，合成一個圓弧，癲道姑一聲大喝，使出「斷山神掌」絕技，兩隻衣袖倒捲起來，彷彿兩根布棒，楔進劍光圓弧裏，左右一分，硬生生的把雙劍激蕩開去，樊威震得虎口發麻，失聲叫道：「好本領！」

還有兩個衛士，一個叫符元興，使狼牙鋸齒刀，一個叫董振武，用豹尾三截棍，也跟踪撲過來，這一次乾隆帝微服私訪江南，所簡選的全是漢人衛士，爲了便利掩蔽行藏，除了樊威本身是侍衛領班之外，其餘七個全是大內高手，這八個人合起來併殺癲道姑洪仙韻，她就是有三頭六臂，急切之間，也難取勝，何況小安子也翻身加入戰團呢？癲道姑跟小安子和八侍衛走馬燈也似的，鬥了二三十合，知道衆寡不敵，她倏的一聲怪嘯，烏光閃處，由袍袖裏拔出烏金短劍來，斷喝一聲：「老娘走了！快點滾開！」烏金劍倏的一劃，有如奔雷掣電，衹聽見叮噹噹幾聲大响，好比斷金戟玉，符元興的鋸齒刀，刀頭短了半段，鋸齒全被削平，董振武的三截棍削落兩節，飛上半天，侯景茂的持劍手腕，也被烏金劍的劍尖，刺破一道口子，血涔涔滴！癲道姑洪仙韻衹用了一招「子母離魂劍」，便削掉了兩名侍衛的兵刃，還把一個大內名手刺傷，樊威等不禁大駭！不約而同的把圍陣一撤，癲道姑身形一幌，

潰陣而出，跳上附近民房，一溜烟也似的去了！除了小安子之外，每一個侍衛都是面無人色，那裏還有追趕的勇氣？衹有目送飛鴻，眼巴巴的望着癲道姑逃走罷了！

這一次小安子到劉鏞家裏偷盜族譜，可以說是勞而無功，辱命而回，乾隆帝聽了又驚又怒！和坤在旁邊勸道：「老佛爺對這件事，不必求之太急，操之過切，俗語說得好，天下無難事，衹怕有心人，皇上不如暫時離開南通，到別的地方去遊玩十天半月，方才回來，再吩咐小安子到劉家偷盜，必定可以得心應手，那用得着急在一時呢？」和坤這番話在表面上看來，處處替乾隆帝打算，其實他當晚在紫陽驛受了一塲驚恐之後，一聽見刺客兩字，已經心胆俱裂，和坤聽見癲道姑的本領這般厲害，連小安子和八名侍衛合起來鬥她，也幾乎不是敵手，如果她要割取自己腦袋的話，還不是易如反掌嗎？所以他在心驚胆戰之下，一力主張皇帝離開南通，乾隆帝也知道劉鏞的家人，一定把陳閣老的族譜慎密收藏起來，自己要想猝爾之間，把它弄到手裏，勢有不能，還是到別的地方去遊逛一下，消解心頭煩悶，到劉家戒備鬆弛下來，然後出其不意，派人盜取，才是上上之策，他立即接納了和坤的意見，第二天早上便離開南通，渡江而南，到蘇杭一帶遊玩，暫時按下不表。

作者又要回過秃筆來，描寫天山塞外一班英雄的起止和動靜，史存明當日在天山草原上，救了狄鵬舉的父親狄浩川，又打敗了黑陰手奚振，挽救了江逢春厄難之後，他吩咐兒子史劍虹把狄、江二人，帶回北天山阿特瑪朗峯去，自己又帶了狄鵬舉本人，到南天山大俠岳金楓那裏，使他拜在岳金楓的門下，行過拜師之禮，自己方才返回北天山，岳金楓本來是滿清名將岳鍾琪的兒子，當年跟貝子福康安遠征西藏，受了大義的感召，背叛清軍，降了給史存明，後來史存明抗清失敗，（經過見拙著

「天山雷電劍」及「冰原碧血錄」）岳金楓也和他的愛妻伊麗娜共諧連理，隱居在南天山，南北兩天山的主峯，相去千里，氣候截然不同，北天山高出雪線之上，積雪亘古不消，終年罡風凛冽，南天山却是氣候溫煦，芳原如繡，牧人商旅稱它做「塞上江南」，牛羊蕃殖。岳金楓性情豪爽，和史存明城府深沉的性格逈然不同，伊麗娜也是天眞爛漫，他們夫妻自從偕隱南天山後，把武當派的拳術和劍法，融會變化，精益求精，狄鵬舉拜在岳金楓夫婦的門下，岳金楓孜孜不倦的指點狄鵬舉的武功，狄公子的天賦本來聰明，不到一年，他的武功經已大為精進，跟不會到南天山的時候，判若兩人，俗語說得好，「士別三日，刮目相看」，狄鵬舉的本領，雖然不至刮目相看，也非復吳下阿蒙了！

有一天，岳金楓帶着狄鵬舉下山，到草原上練習馳馬奔鬥的本領，原來岳金楓個人所抱的見解，跟史存明截然不同，他認為滿清皇朝對中原的統治，必定不會長久，尤其是西北塞外一帶廣大的牧民百姓，雖然暫時懾伏了滿清的軍威，俯首貼耳的向清廷納貢臣服，可是這種屈服，絕對不是出自內心，祇要中原地方掀起戰亂，滿清統治新疆塞外的力量，必定完全解體，自己祇要一息尚存，也要在西域邊陲一帶，再揭義旗，為了準備這一段日子到來，岳金楓除了苦練武功外，還極力的鑽研三韜六畧，孫吳兵法，所以他不時帶狄鵬舉到草原上去，名目是操練馬術，實在是探訪牧人，打算由他們的口裏，知道塞外清軍的動向，和探聽中原的消息。

這一天，岳金楓狄鵬舉師徒兩人，各自跨了一匹駿馬，來到塔里木河邊的草原上，忽然聽見遠處傳來一陣叱喝鞭打的聲音，還夾着嚎啕的哭聲，岳金楓不禁怔了一怔，說道：「前面發生了甚麼事？鵬兒，咱們跑馬過去看看！」

兩師徒把馬腹一夾，縱開轡頭，坐下兩匹馬潑剌剌的，一溜烟跑過大草原，跑了二三里路，忽然看見一個滿洲軍官，帶領許多清兵，趕着大羣牛羊，橫過草原，清兵後面還跟着許多牧民，正在那裏哀聲痛哭，岳金楓十分納罕，立即跳下坐騎，向狄鵬舉說道：「鵬兒，看住我的坐馬，讓我過去看看！」他趕上那些牧民，問道：「喂！你們痛哭甚麼，清兵搶了你的牛羊嗎？」衆牧人異口同聲答道：「是呀！他們是奉了甚麼將軍的命令，向我們收稅的，我們因為沒有錢繳納，這些天殺官兵，把我們的牛羊統統拉走哩！」

岳金楓勃然大怒，滿胸熱血沸騰，忽然聽見前面一聲慘叫，原來牧人裏面，有一個衣衫襤褸、大眼圓面的小孩子，不知由那裏來的勇氣，一窩風也似的，由人叢裏跑了出來，向那軍官馬前一攔，這小孩子看去不過七八歲年紀，眉目精悍，居然挺起胸脯，喝道：「韃狗，你祇知道收稅，把我們的牛羊搶走了！我們這班人沒了牛羊，怎樣過活，難道要我們做强盜嗎？」他還要說下去，那滿洲軍官刷地掄起馬鞭來，吧的一下，打中小孩子的腦袋，這小孩子慘叫一聲，抱頭跌倒，這軍官還大喝道：「這小雜種挺撞官長，目無王法，親兵過來，把他砍了！」

兩個清兵虎狼也似的喝了一聲，齊齊拔出腰刀來，要向孩子砍落，眼見刀鋒一閃，這孩子就要血濺黃沙，岳金楓再也忍耐不住，一個箭步竄了過去，振臂一格，吧吧兩聲大响，這兩名清兵給他摔出一丈以外！岳金楓用的是武當內家「沾衣十八跌」的本領，還算他手下留情，祇用了五成力，不然的話，這兩個清兵就要肋斷骨折！

那滿洲軍官勃然大怒，叫道：「反了！這反賊毆差拒捕，把他拿下！」十幾個清兵蜂湧上前，刀

岳金楓左手挾着孩子，右手揮動寶劍，把清兵射出的羽箭紛紛掃下，突圍而走。

槍並舉，岳金楓恐怕傷害了孩子，立即一彎腰身，把孩子挾在肋下，可是就這剎那工夫，五六桿長槍向他身上刺到，岳金楓左手挾着孩子，右掌向外一揮，雙脚連環蹴出，撲通咕冬，他這一下是「沾衣十八跌」和「踢腿神功」上下兼用，祇聽砰砰兩聲大响，兩名清兵離地拋起，直飛出去，岳金楓出腿踢人，極有分寸，這兩個清兵向後一跌，不偏不歪，恰好撞在同伴的身上，人跟人撞，跌做一團！另外一掌揮出去，內力一牽一引，也跌倒兩個清兵，這軍官看見岳金楓身手居然這樣了得，舉手投足之間，便把自己的手下，打得跌跌爬爬，更加無名火起三千丈，一聲斷喝，由馬鞍下拔出兩柄臥瓜銅鎚來，飛身下騎，雙鎚一幌，用了個「亂推彩雲」的招數，向岳金楓攔腰打到！

這滿洲軍官名叫范兆中，是個漢軍旗人，這次奉了新上任南疆將軍的命令，到草原上向牧人征收天罡稅錢，（天罡是新疆一種特有的錢幣，和漢朝的五銖錢一般，含有金的成份，由元朝末年起，一直流通到民國初年為止）因為滿清駐軍塞外，用度浩繁，俗語說得好，羊毛出在羊身上，假如不搜刮牧民，那裡來的軍餉，何況還有經手中飽的好處呢？可憐這些牧人貧窮的多，富庶的少，滿清規定的稅項又非常之重，當然有一大半人交納不起，范兆中卻是蠻不講理，命令士兵把牧人的牛羊搶走，抵塡課稅，那知道無巧不成話，跟岳金楓遇個正着，范兆中兩柄臥瓜鎚剛才一分，岳金楓已經由清兵人叢裡面一幌身，撲到他的面前，舉手一揮，呼的一掌當胸劈到，范兆中急不迭忙的把雙鎚一翻，向上一夾，要把敵人手掌合個正着，那知道岳金楓霍地一撤右臂，身子風車似的一轉，騰的一腿，踢正范兆中的屁股，這蹬脚一踢的力量，十分强勁，范兆中哎的一叫，一個肥大身軀直飛起來，拋出兩丈多遠，跌了個發昏二十一，其餘的清兵看在眼裡，不禁連聲吶喊！

范兆中帶到草原上收稅的清兵，足有三百多人，看見主將被辱，吶喊一聲，四面八方包圍過來，刀槍並舉，岳金楓看見清兵人數衆多，自己又挾着一個小孩子，不能够施展空手入白刃法和擒拿本領，而且事情鬧大，要想善罷也不可能，他索性把心一橫，錚錚兩聲，拔劍出鞘，手起劍落，刺翻了兩名清兵，那小孩子在岳金楓的臂彎裡，却是胆量奇大，看見岳金楓左手抱着自己，右手揮動寶劍，劍光有如神龍戲海，匹練橫空，把清兵殺得血肉翻飛，連連後退，禁不住童心大起，拍起掌來，叫道：「好呀好呀！伯伯，你要把這本領敎我！」

另一方面，狄鵬舉看見師傅被清兵包圍，那裏還能够坐視？他刷一聲拔劍出鞘，正要加入戰團，可是不旋踵間回心一想，擒賊先要擒王，射人何如射馬，狄鵬舉念頭決定，抖開一道劍光，直奔向那帶兵軍官范兆中，范兆中剛才給岳金楓踢中屁股，跌了個大跟斗，羞憤難當，他由地上跳起身來張開雕弓，搭上狼牙利箭，正要向岳金楓射去，那知道眼前人影一晃，狄鵬舉已經連人帶劍，直向自己捲到，范兆中吃了一驚，立即把弓弦一拉，嗤的一箭，射向狄鵬舉面門，狄鵬舉利劍一揮，「烘雲托日」，叮噹，竟把范兆中這一箭，格落塵埃，他打落了利箭，劍光一起，「神龍曳尾」，刺向范兆中的胸膛，范兆中竪弓一擋，刮聲暴响，弓弦一挨狄鵬舉的寶劍，中斷爲二，他却趁着弓背一擋劍身的力量，向旁邊竄出去，由地上拾起雙鐧，狄鵬舉劍光一閃，「靈蛇吐舌」，進刺范兆中的腰肋，范兆中回鐧一擋，噹噹，鐧劍交撞，狄鵬舉手腕一震，倒退兩步，范兆中忽然叫道：「哈哈！原來是你！」

狄鵬舉猛然覺醒過來，怪不得這滿洲軍官有點面善，原來是自己在伊犁將軍府裡見過面的，自己

彷彿記得對方姓范，是薩布素將軍部下的參將，少年英雄不假思索，厲聲說道：「不錯，就是我又怎樣，你不去給薩布素將軍當跑腿，却來這裡欺壓善良？助紂爲虐？」范兆中冷笑道：「你這罪大惡極的反賊，刼囚私走，目無王法，吃我一鐧！」話未說完，雙鐧一起，惡狠狠，用了個「雪花蓋頂」的招式，向狄鵬舉摟頭蓋面打到！

狄鵬舉哈哈一笑道：「縱兵殃民，强搶硬奪，居然也說王法！」口頭挖苦，手底下却不閒，施展連環奪命劍的絕招，「風雷交伐」，嗤嗤，一連兩劍，第一劍卸去雙鐧來勢，把它粘向外門，第二劍進刺肋下，狄公子在岳金楓的門下練技一年，武功大爲精進，連環奪命劍法，已經升堂入室，一招卸開敵勢，二招連續刺來，范兆中吃了一驚，連忙扭身一閃，任由他閃得快，刮聲暴响，肋下衣服被寶劍刺破了一道，嚇得渾身大汗，范兆中雙鐧一擺，用個「獅子搖頭」，向狄鵬舉回掃過去，少年英雄托地向後跳開，狄公子使了個「摟膝拗步」，往左一閃，嗤的又是一劍，要進刺范兆中肩背的「魂門穴」，冷不防嗤嗤幾响，兩支羽箭向狄鵬舉身上射來，狄公子立即回劍一封，劍光繞體一閃，竟把羽箭打飛，可是一陣嗖嗖嗖的破空响聲，無數羽箭，四面八方向狄鵬舉飛到！

原來那些清兵看見岳金楓師徒本領高强，劍法厲害，知道自己如果近身搏鬥，必定吃虧，索性一聲呼哨，四面分散開來，個個搭上强弓硬弩，嗖嗖亂射，這一着却是厲害，因爲岳金楓手裡抱着一個孩子，身上有了累贅，心頭存着顧忌，便不能够追奔逐北，横衝直撞，狄鵬舉雖然不失爲一個助手，但是武功未純，還不能够跟自己配合衝殺，他只好把孩子兜在背後，向狄鵬舉身邊一竄，叫道：「鵬兒，不要戀戰！衝殺出去！」

狄鵬舉轟諾一聲，師徒兩人雙劍倏的一合，齊齊使出連環奪命劍來，就要向前衝開箭雨，突圍而走，就在這個時候，草原上响起了一陣急驟的馬蹄聲，狄鵬舉大驚叫道：「師傅！清兵大隊來了！」

岳金楓不禁心裡着忙，估不到清兵還有後隊，照自己的本領來說，再加上一個狄鵬舉，眼前這幾百名清兵，必定攔阻不了自己，可是清兵如果大隊趕來，再多上一千幾百名，自己便難以脫身了！最低限度，這個由清兵刀下救出來的孩子，再也不能够保存，携同他一齊逃跑了！說時遲，那時快！地平線上現出十幾匹駿馬來，風馳電掣，由遠而近，岳金楓背着的孩子，突然叫道：「伯伯快看！騎馬的全是女人哩！」

狄鵬舉回身一望，果然不出所料，這十幾匹馬上的騎客，全是旗裝少女，個個短衣窄袖，張弓搭箭，英姿颯爽，纖腰約素，從前重視禮教，婦女很少在外邊拋頭露面，草原上居然現出十幾個這樣的娘子軍來，岳金楓十分驚訝，狄鵬舉却認得第一匹高頭白馬上的旗裝少女，正是伊犁將軍薩布素的女兒，也即是自己在將軍府裡見過一面，表演飛刀絕技的薩玉香！估不到她居然會出現在南疆的草原上！狄公子眞個好比丈八金剛，摸不着自己的頭腦！

薩玉香本來跟她的爹爹薩布素住在伊犁城的，怎會突然出現在南疆呢！原來當日伊犁將軍薩布素爲着婚事不遂，老羞成怒，用莫須有罪名，傾陷了狄浩川之後，派士兵把狄浩川打入囚車，押送烏魯木齊，那知道囚車在半路中途出了事，狄浩川被史存明父子救走，照滿清的法例，囚犯被刼，主管長官一定要受連坐的處分，薩布素將軍當然也不能够例外，不過他一來是滿洲人，二來又是和坤黨羽，朝裡有人，當然容易說話，一個月後，北京城裡批覆下來，薩布素革掉伊犁將軍的名銜，可是仍舊調

他到天山以南的博樂城去，做南疆道的宣威將軍，說眞一句，這叫做換湯不換藥，另外調過一個地方做將軍罷了！薩布素奉旨之後，立即離開伊犁，帶了原有部屬和家人，到南疆去上任，（所以他的參將范兆中在南疆草原上出現，征收牧民賦稅。）薩玉香呢？她本來是個好動的姑娘，旗人女子不像漢人女子柔弱，這位懂得武功的姑娘，初到貴境，便和十幾個侍婢戎裝騎馬，在草原上追飛逐走，射獵鳥獸，那知道和岳金楓師徒遇個正着，薩玉香對狄鵬舉還未忘情，一見了他，不禁心花怒放，立即拍馬上前，嬌聲喝道：「范參將，你怎的跟狄公子打架！」

范兆中見了自己頂頭上司的女兒，那裡敢有一絲一毫怠慢！立即叫道：「薩姑娘，這姓狄的正是在逃犯官狄浩川的兒子，烏魯木齊將軍還出了花紅賞格拿他，姑娘來得正好！把他拿回去見將軍，正是奇功一件！」那知道薩玉香粉面一沉，喝道：「胡說八道！你叫他們統統停手，不准射箭！」這幾句話一說出來，范兆中吃了一驚，幾乎不信自己耳朵，連聲問道：「姑娘！你說甚麼？這姓狄的小子是欽犯啊！」

薩玉香寒着面道：「管他是欽犯不欽犯？我來問你一句，你帶了許多兵出來，驅趕了這許多牛羊到那裡去？」范兆中面上一紅，期艾說道：「哦！將軍叫我向牧民收稅，這些刁狡成性的牧人，個個裝窮，不肯交錢，所以我拿了他的牛羊罷了！」其實滿清在塞外徵收牧民的稅，雖然苛重，也有一個期限，並不是立即要錢，不過范兆中狐假虎威，强搶牧人的牲畜，這可以說是帶着敲詐的成份，薩玉香大怒道：「胡說！在沙漠草原上，牛羊牲畜是牧民的衣食父母，你把他們的牛羊搶走，牧人那裡還有生活，不是活活的餓死嗎？假如所有牧民統統死光了，那裡還有賦稅？我爹爹有叫你搶人家的牛羊

嗎？」薩玉香這一陣連珠箭也似的話，把范兆中罵得面紅過耳，啞口無言，岳金楓暗裡讚嘆道：「估不到一個滿洲姑娘，居然也懂得是非和道理！」

狄鵬舉心中怙惙，也帶着點內疚，他起先以為薩玉香是滿洲將軍的女兒，必定是官宦小姐的脾氣，任性驕橫，那知道出乎自己意料之外！薩玉香並不是這一類人物！薩玉香把范兆中罵了一頓，方才向衆清兵喝道：「把牛羊統統交回給牧人，知道沒有？」那些清兵面面相覷，薩玉香又向范兆中叱喝道：「你還不叫他們交還牛羊？要不要我向爹爹面前，說你縱兵殃民，形同盜賊？」范兆中一聽之下，吃驚不小！他知道薩布素將軍最愛這個女兒，如果被她向將軍面前說上幾句不中聽的話，那還了得？他只好向清兵叫道：「你們聽見薩姑娘的話沒有？趕快交還牛羊！」清兵只好沒精打采的，把牛羊驅回牧人那一面，衆牧人歡聲雷動，各有各趕着自己的牛羊去了，岳金楓對薩玉香這一下舉措，十分佩服，想道：「從前馮諼替孟嘗君市義，焚燒薛邑債券，萬民稱孟嘗君之義，這個滿洲將軍的女兒，也是女中的馮諼哩！」

范兆中忍氣交還了牧人牛羊，又向薩玉香道：「姑娘！這姓狄的是在逃欽犯，還有這個，他是姓狄小子的師傅，殺差拒捕，咱們應該怎樣辦？」薩玉香冷笑一聲道：「狄公子的爹爹狄浩川不過得罪和坤，充軍遠邊罷了，根本沒有犯罪，說他兩父子是欽犯，那不過是官樣文章，他們其實是寃枉的，憑你們這些保民不足，擾民有餘的酒囊飯袋，也有本領捉拿狄公子和這位大俠？少要說廢話啦！滾吧！」范兆中羞怒交迸，說道：「薩姑娘，他們兩個殺傷了好些官兵，咱們怎樣回去向將軍交代？」

第廿四回：痴情迷玉女　如虹劍氣驚將軍

話猶未了，伏在岳金楓背後的孩子，突然叫了起來，說道：「你這厮叫官兵搶奪我們的牛羊，把我們族中幾個父老統統打傷了！還要說嘴？難道你的官兵是人？我們就不是人嗎？」薩玉香一聽孩子這幾句話，勃然大怒，向范兆中罵道：「你原來先逞兇動手打人，還要怪人家打傷你的士兵，今天的事，將軍面前一切由我担當！快走！」范兆中聽見薩玉香這樣的說，雖然滿心不服，但是看見她雌威凛凛，那裡膽敢違拗半句？只好垂頭喪氣地帶着兵士離開，草原上一場險惡干戈，就這樣的化作烟消雲散！

薩玉香利用自已是將軍女兒的身份，把范兆中喝退，然後回過身來，向狄鵬舉笑道：「狄公子，別來無恙？尊大人呢？」狄鵬舉記起自已當年拒婚的事，覺得怪面覥的，含糊應了一聲，岳金楓詫異問道：「咦！你們原來是舊日認識的嗎？」薩玉香笑了一笑，落落大方的向岳金楓檢衽，問道：「大俠貴姓？」

岳金楓素性豪爽，他根本不知道狄鵬舉當年在伊犂城拒婚這一回事，看見薩玉香肌膚白晳，腰肢婀娜，分明是個道地的滿洲美人，心裡已經有了好感，而且剛才見她替牧民主持公道，喝令清兵退回牛羊，更加起了結納的心理，笑道：「姑娘太言重了，大俠兩字，我岳某人那裡担當得起？我名叫岳金楓，就在南天山落星原玉龍溝……」狄鵬舉看見岳金楓全無城府，居然把自已住處說了出來，不禁

大驚，連忙叫道：「師傅！」岳金楓愕然回頭道：「甚麼？」狄鵬舉紅着面，期期艾艾，說不出半句話來，薩玉香何等聰明，她已經看出狄公子的心意，嫣然一笑說道：「我爹爹薩布素，原先是伊犂的將軍，新近調到南疆的博樂城，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岳大俠狄公子，如果枉駕造訪，小女子歡迎之至！」薩玉香說到這裡，向隨行侍婢道：「雁兒！燕兒，天色可不早啦！返回博樂城去吧！」十幾個娘子軍，齊齊勒轉坐騎，縱開轡頭，剎那間蹄聲得得，滾起一溜烟塵，十幾騎人馬影子，消失在草原的盡處。

狄鵬舉等薩玉香去遠之後，連連頓足說道：「師傅！你闖下大禍啦！怎的要把自己居住之處，隨便向人家亂說呢？」岳金楓詫異的問道：「鵬兒，你這話是甚麼意思？」狄鵬舉方才把自己當年拒婚私走的事，羞赧地向師傅說了，只隱瞞了單戀史存明女兒史凌霜的一節，岳金楓哈哈大笑起來，說道：「我以為你顧慮甚麼，我看這滿洲將軍的女兒，是個深明大體的人，未必會對你有所不利，就算是有這個念頭，我們夫婦也不害怕，閒話少說，咱們返回玉龍溝去吧！噢！孩子，你有父母沒有？」岳金楓說到這裡，忽然想起自己救的孩子，立即把他放落地上。

狄鵬舉到這時候，方才仔細打量孩子，只見這孩子是一個哈薩克族的童兒，年紀不過七八歲光景，衣衫雖然襤褸，肌膚黑黝黝的，長得十分結實，大眼圓臉，顯現出十分的智慧，岳金楓這樣一問他，這孩子立即爬在地上，叩了幾個响頭，說道：「伯伯，我姓閔，單名一個熊字，一般人叫我做熊兒，我的爹爹是漢人，我的母親是哈薩克人，我爹爹是往來南疆一帶，走貨物跑單幫的，那知道在我三歲那年，爹爹一去不回，據說是在沙漠裡面遇着馬賊，被馬賊殺死了！我爹爹死了不到一年，我母

親抑鬱過度，染病身故，這時候我變了沒有父母的孩子，好在族人並沒有因此不理我，叫我幫助大家牧羊，混兩口粗飯吃，伯伯，你這樣大本事，我不再回去了，回去牧羊也沒有出息，還是跟你學本領吧！」閔熊兒用流利的漢語說完這段話，索性爬在地上，不肯起來，岳金楓大笑着說道：「好好！你既然是個無家可歸的小孩子，我就收了你吧！」他果然把閔熊兒帶回玉龍溝去，後來閔熊兒拜在岳金楓門下，和江虎兒、史劍虹、史凌霜四人合稱為塞外四小俠，在西北草原上創出一番轟轟烈烈的豐功偉業，各位看下文便知不提。

話分兩頭，再說薩玉香帶着十幾個侍女，返回博樂城裡，博樂是南疆有數的大城，人口有二萬多，漢人居住在這裡的，佔了一半，滿清把這裡當做邊防要鎮，駐紮重兵，鎮壓南疆一帶的回民部落，這地方也有將軍衙門，薩玉香剛才返進將軍府衙，忽然看見她的心腹侍婢杏兒，神色慌張的走出來，說道：「格格！不好了！老爺在廳上大發脾氣，要喊你進去哩！」

「格格」是滿洲話對姑娘的尊稱，薩玉香聽見婢女這樣的一說，却是不慌不忙，說道：「些須事情，也要大驚小怪！」她知道范兆中一定在爹爹面前，說了自己壞話，仍舊神色雍容，卸了戎裝，穿回「兩板頭」的旗裝衣服，蓮步珊珊，來到大廳之上，只見薩布素將軍鐵青着面，端坐在虎皮交椅上，薩玉香胸有成竹，不等薩布素將軍開口，立即上前檢袵道：「爹爹！女兒不過見那些牧人太過窮苦可憐，做點善心，寬限他們罷了！你老人家也值得這樣生氣！」

薩將軍一聲斷喝道：「住口！你放走了欽犯，還不知道自已的罪狀嗎？」薩玉香裝做半懂不懂的樣子，說道：「爹爹！你說那狄鵬舉是欽犯嗎？古人有說，罪不及妻孥，狄浩川雖然犯了王法，他兒

子並沒有犯法啊！」薩布素將軍氣得三屍暴跳，五內生烟，把雲石枱面一拍道：「胡說！狄浩川那老匹夫跟我沒有仇，他的兒子卻不中抬舉，不答應婚事也罷了，還要逃走，我才給狄老兒安上一個誹謗朝廷的罪名，試想一想，這姓狄的小子才是魁渠禍首呢？你怎的把他輕輕放過……」薩將軍還要說下去，薩玉香正色說道：「爹爹的話錯了！男女婚姻大事，最要的事兩相情願，豈能夠勉強得來，爹爹不明白這個道理，還以爲自已喪失了面子，誣揑一個罪名，安到狄浩川的頭上，更不是正人君子所應爲，寃家宜解不宜結，爹爹前程萬里，何必要跟狄浩川父子糾纏不淸呢！」薩玉香以爲自已說得合情合理，那知道薩布素將軍這人，天性剛愎，女兒這樣一說，他更加怒不可遏，喝道：「女孩子家懂得甚麼？我來問你一句，狄鵬舉的師傅是那一個？」

薩玉香道：「哦！他師傅叫做岳金楓，是隱居南天山的一位大俠……」薩布素將軍由虎皮交椅裡跳起來，厲聲問道：「岳金楓，他是怎樣相貌，年紀有多大？快說！」薩玉香道：「哦！姓岳的大約四旬年紀，面目淸秀，中等身材……」她還要說下去，薩布素將軍伸手一拍椅靠，叫道：「對了對了！正是這個反賊，許多年來，朝廷以爲他已經死掉，原來他還生在人間，哼！可惡可惡！」

薩將軍說了這幾句話，向薩玉香正色說道：「女兒！你知道嗎？這姓岳的也是一個反賊！他本來是征西名將岳鍾琪的兒子，二十年前，跟福貝子大軍遠征西藏，他居然做了反賊的內應，堂堂的先鋒官，居然給敵人臥底！」薩將軍便把岳金楓「背叛」朝廷的經過，說了一遍，然後猙笑說道：「他們兩師徒一個是欽犯，一個是反賊，如果捉拿了他，奏報朝廷，爹爹至少升官兩級！人來！」旁邊的聽差喳的應了一聲，薩布素厲聲說道：「長福！傳佟總兵進見！」

佟總兵名叫佟兆麟，是博樂城總兵，官階和薩布素將軍只差一級，慣使一桿雁翅溜金鐺，有萬夫不當之勇，薩布素將軍命令一下，佟總兵立即進入將軍府衙門，薩布素向佟總兵道：「叛逆岳金楓在南天山隱藏踪跡，還鼓動草原上的牧人不交賦稅，抗拒朝廷，你帶精銳鐵騎二千，到南天山搜索！」他又把參將范兆中喚來，說道：「你帶步兵一千，開到南天山下，一看見牧人便抓起來，嚴詰姓岳的住處和下落，岳金楓在當地匿居二十多年，附近的牧人必定知道他的行踪，寧枉毋縱，快去！」薩玉香看見父親一意孤行，桃腮一鼓，負氣返回自已臥室不提。

佟總兵、范參將兩人奉了薩布素將軍的命令，果然帶領了馬步軍三千，浩浩蕩蕩，開出博樂城外，向南天山進發，他們這一出動，把南天山草原一帶居住的牧人，鬧得鷄飛狗走，紛紛遷徙，淸兵出動了一整天，直到黃昏晚上，方才折回博樂城裡，向薩布素將軍回報，並沒有把岳金楓、狄鵬舉兩人找着，原來岳金楓居住的玉龍溝，位在南天山最深之處，南天山東西綿亘七八百里，少說一點，也有二三百座山嶺，淸兵出動了幾千人，那裡能夠把他找着？當然是無功而返，薩將軍這一氣非同小可，依照他平日的性情，已經大罵佟總兵兩人沒用，可是回心一想，偌大一座南天山，决不能够把人一下找着，薩布素寒着面道：「你們兩位辛苦了一整天，歇一歇吧，不過這兩人全是重要的欽犯，今天找尋不着，明天也要找着他，知道沒有？」佟總兵打了個寒噤，唯唯諾諾告退！

這天晚上，薩布素將軍十分氣惱，他在臥房裡背負着雙手，往來踱步，腦海裡不住思量着搜索南天山的計劃，忽然聽見臥室門扉，起了剝啄之聲，薩將軍喝道：「是那一個？」臥房門呀的打開，一個旗裝少女推門而進，正是女兒薩玉香，薩布素十分詫異，問道：「香兒，天色這般晚了，你怎的還

不去睡？進來可有甚麼話說？」

薩玉香雙蛾微蹙，手裡拿了一條繡花絹帕，幽幽地低聲說道：「爹爹，女兒有兩句不中聽的話，要想跟你老人家說！」薩布素沉着面道：「是甚麼話？說吧！」薩玉香突然雙膝一屈，跪了下來，哀聲說道：「爹爹，你做一做好心，明天不要派佟總兵他們到南天山去搜索了，就饒過這姓狄的吧！」薩布素將軍勃然大怒，喝道：「胡說！不要臉的賤人，你給那姓狄的小子迷住了啦，是與不是？」薩玉香粉面飛紅，低頭說道：「女兒並沒有給他迷住，當日在伊犂城，是爹開口向人家求親的，爹爹對姓狄的，何必要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呢！」薩將軍本來怒火高起三千丈，可是一聽了女兒這兩句話，當堂啞口無言，他氣得脹紅了脖頸，過了半晌，方才厲聲說道：「小賤人，爹爹的事不用你管，快給我滾出去！」

薩玉香看見自己父親蠻不講理，只好站起身來，說道：「寃家宜解不宜結，爹爹雖然座鎮一方，手綰兵符，可是姓狄的兩師徒全是身負絕技，高來高去的劍客，如果逼得他們無地藏身，挺而走險，到那時候，女兒看爹爹眞個是防不勝防哩！」薩布素大怒道：「混帳！我是座鎮一方的將軍，難道還怕兩個江湖亡命不成？廢話少說，快走！做女兒的居然管起爹爹來了，太不像話，太不像話！」古時女子講的三從四德，薩玉香看見父親這樣頑固，只好嘆一口氣，推開房門出去，薩布素望着女兒苗條的背影，哼了一聲，心想：「眞正是女大不中留，這丫頭嫁不成姓狄的，一顆心却給了人家，眞正可惱！」

就在他要寬衣睡覺的時候，臥房門外忽然又起了兩下敲門聲，薩布素以為女兒還不死心，再來勸

說自己，不禁惱怒起來，罵道：「賤人！還不快去睡覺！却來纏七夾八，瞎三話四……」底下的話還不會罵出來，臥室雙扉突然一推一掩，颯颯，一條黑衣人影，就在門縫開合之間，挺身竄進！

進來的不是別人，竟然是自己要拿的狄鵬舉，薩布素將軍出其不意，叫了一聲：「哎呀！」說時遲，那時快！這位滿洲將軍還來不及喊人，狄鵬舉已經雙手一揚，拍拍，左右開弓，薩布素將軍的面上，重重的挨了兩記耳光，打得他頭腦發暈，眼冒火星，狄鵬舉破口罵道：「狗賊！你敢拿我，小爺爺找你算帳！」

薩布素將軍出身行伍，半生戎馬，當然也懂得好些拳脚，他聽見狄鵬舉這樣一罵，禁不住火上心頭，一聲大喝，雙掌合攏，倏的向前推出，這是査拳裏面一着厲害招數，叫做「霸王敬酒」。狄公子却用大擒拿手，左手向他掌緣一搭，一拉一扭，薩將軍陡覺手腕劇痛，腕骨幾乎被狄鵬舉拍斷，狄公子右拳平伸，砰的直穿出來，薩布素心窩左邊，着實的吃了狄鵬舉一拳，少年英雄跟着飛出左脚，登的踢中薩將軍的小腹，這一脚把他踢得連退幾步，一屁股坐在床沿上，狄鵬舉斷喝道：「你陷害我父親，小爺爺跟你算帳！」嗖的一响，抽出一柄寒光閃閃的寶劍來，劍光陡的一抖，耀眼生花，薩布素暗裡叫道：「今番性命休也！」

就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窗外寒光一閃，嗖嗖兩聲，穿進兩把柳葉飛刀來，一柄射向狄公子的眉心，另外一把平射心窩，狄鵬舉再也顧不得傷害薩將軍了，回劍一封，叮噹，叮噹，兩柄飛刀齊齊打落塵埃，可是他握劍的虎口，也震得麻辣辣！狄鵬舉知道窗外發飛刀的不是別人，一定是薩玉香，想起日間情景，不禁心中一軟，托地跳後，向薩將軍喝道：「很好！小爺爺暫時饒你狗命！」窗外接着一個

人振吭大叫道：「鵬兒快走！爲師已經得手了啦，這狗將軍還有用處，寄下他的腦袋吧！」狄鵬舉聽見岳金楓這樣說，當下再不猶豫，立卽一幌身軀，颯聲穿出門外去了，刹那之間，已經去得沒影無踪了！

薩布素將軍挨了狄鵬舉兩記耳光，吃了一腿，眞個又羞又怒，又痛又氣，他立卽由床上跳起身來，摘了牆壁上掛着的馬刀，正要開門衝出，忽然聽見將軍府裡一陣吶喊：「不好！走水了啦！快救火呀！」薩將軍聽了一個火字，嚇得魂飛魄散！因爲西北塞外，地方高亢，水源缺乏，挖一口井，也要掘下一二十丈，方才找着水源，如果狄鵬舉今天晚上在自己的將軍衙門裡放火，災害之慘，眞個不堪想像，他再也顧不得捉拿刺客了！立卽跑到院子裏，果然看見內衙屋頂，火光熊熊，說也奇怪，那些火看去猛烈，並沒有蔓延開來，不但沒有蔓延，頃刻之間，烟消火滅，原來這是夜行人用松香、硫黃、火粉製造出來的一種假火，江湖上有個名堂，叫做「移光留火」，這種假火祇可以惘嚇人，並不會焚燒甚麽物件，江湖人拿他來擾亂敵人耳目罷了，薩布素將軍暴跳如雷，正要把宿衞喚來，大罵一頓，說他們是酒囊飯桶，給刺客混進來，兀自懵然不覺，忽然看見將軍衙門的典庫吏氣急敗壞的跑進來，叫道：「將軍不好了啦！典庫房裡失盜，將軍的金印也不見了！」

薩布素將軍自己失了印信，好比晴天霹靂，突如其來，嚇得目定口呆！因爲放在從前，不管文官武將，那一個丟失了印信的，除了免官之外，還要給皇帝怪責，輕則坐牢，重則斬首，薩將軍估不到狄鵬舉師徒使出這樣的一招毒着來，偷走了本人的印信，自己的把柄抓在人家手裡，要想派兵進南天山搜索，也變了投鼠忌器，不能够不顧慮後果了！薩布素呆了一陣，忽然想起自己剛才在

臥房裡遇着刺客的情形，立卽記起女兒來，高聲叫道：「我的女兒在那裡？快去找她！左右，快去找她！」那些跟隨下人，本來是慌做一團的，聽見薩將軍這樣的喊叫，立卽醒悟過來，紛紛跑進內宅，可是不旋踵間，他們一個個的跑回前院，叫道：「將軍，大小姐不見了啦！」薩將軍祇覺得眼前一黑，耳朵邊彷彿轟的一响，如同聽見巨响焦雷，天旋地轉，一交跌倒在地！跟隨和下人不禁大驚失色，七手八脚的上前施救！亂成一片。

薩玉香究竟到了那裡去呢？這裡大有說明的必要，原來這位滿洲將軍的女兒，冒夜到父親臥房裡，勸諫爹爹放過狄鵬舉，薩將軍固執成見，不肯答應之後，薩玉香芳心悽愴欲絕，正要返回自己臥房，當她走過內宅院子的時候，乍覺得眼前一花，兩條人影如同驚鴻掠隼也似，掠過院子夜空，一瞥卽逝，薩玉香不由嚇了一跳！難道岳金楓師徒這樣大的胆子，居然這樣快便混入將軍衙門，向自己的爹爹行刺？

她再也不假思索，迅速返入自己的臥房裡，拿了自己慣用的一對柳葉鋼刀和飛刀皮袋，佩在身上，匆匆趕回前宅，這時候內宅已經發覺有人放火，烟火騰騰，丫環僕婦失聲喊叫，可是玉香却一心記掛着老父的安危，連內宅起火也不管了，一溜烟趕到薩布素將軍臥房窗外，恰好瞥見狄鵬舉抽出寶劍，要殺自己父親，薩玉香姑娘心裡一急，趕忙把玉腕一甩，接連發出兩柄飛刀，射入房裡，解救了薩將軍的厄難，但是不旋踵間，她聽見內宅的人奔走喊叫，說刺客用假火惑亂各人耳目，偷走了將軍的金印，薩玉香一驚不小！她知道這顆官印，關係到自己爹爹的前程，這位玉香姑娘本來有點小姐脾氣，她覺得自己一力在父親面前，給狄鵬舉開脫，姓狄的便不應該到衙門偷盜印信，增加麻煩，薩玉

香一氣之下，再也不假思索，直追出將軍府，剛才她出了衙門，看見兩條黑影在民房上兎起鶻落，朝着東南面風馳電掣的跑去，知道是岳金楓師徒偸盜了官印，落荒而逃，薩玉香把銀牙一咬，她雖然不曾練過輕功，仗着從小練武，身手矯捷，啣着黑影背後，緊緊追趕過去，頃刻之間，離開了博樂城。

原來西北塞外城鎮，除了烏魯木齊等幾個大城之外，很少築有城牆的，比如博樂城的本身，不過築了一道土牆，圍住民房住宅，徒有城池之名罷了，薩玉香一直追出城外，已經不見了岳金楓師徒的踪跡，她在曠野地外提着雙刀，漫無目的地走了一程，腦海裏思緒起伏，心亂如麻，她知道岳金楓師徒隱居在南天山落星原玉龍溝，假如把這地名向爹爹說了，薩布素將軍一定派重兵包圍這地方，事情豈不是糟糕？倘若自已以愛郎情重，隱忍不說，爹爹因爲失了印信丟官，斷送前程，又怎樣呢？眞個說也不是，不說更加不是，這位滿洲將軍女兒，站在愛情陷阱的邊沿，感到十二分的苦惱！

她迷迷惘惘的走了一陣，凉風襲袂，曉露沾衣，薩玉香忽起醒悟起一個主意來，叫道：「我怎的這般愚蠢？既然知道了玉龍溝是岳大俠隱居之處，怎的不直入南天山，找上岳大俠的家門，向他討回爹爹的金印，把這件事了結，同時還可以跟狄世兄見面！趁這難得機會，一吐自已的衷曲呢！」她想到狄鵬舉，不禁面上一紅，可是在愛情魔力驅使之下，薩玉香忘記了一切危險，向南天山進發。

那時候還不過是五更左右，天色未明，薩玉香走到一個野樹叢生的丘陵下，忽然聽見野草裡面，簌簌幾响，現出幾對晶瑩的藍火來，接着刷刷幾响，竄出三條長大的毛影，薩玉香一見之下，立時倒吸一口凉氣，暗裡叫道：「苦也！這是豺狼，估不到在這裡跟牠遇上！」

原來西北塞外草原一帶，爲害人畜最烈的，不是虎豹，而是豺狼這種野獸，因爲豺狼很少單獨行動，多半是十隻八隻一羣，晝伏夜出，草原上的羊羣，就是狼的絕好食物，塞外牧人畜牧的牛羊，每年給狼羣吃掉的，委實不少，所以西北各省的「狼禍」，可說深而且烈，狼到了飢餓的時候，不但要吃牛羊，還會襲擊人類，不過狼的性格，却是胆小多疑，除非是極度飢餓，對活人總帶着幾分先天性的害怕，從來不敢正面襲擊人類，祇會用鬼祟手段來咬人，這裏有兩個很普遍的傳說，西北一帶，推大車的人很多，狼每每故意躺在路子前面的大路上，試探這個推車的人有沒有胆勇，如果這人是老油條（即是老行尊，走慣江湖的意思），一定絕不猶豫，把大車朝着狼身推去，豺狼必定拖着尾巴逃跑，絕對不敢侵犯，反過來說，如果這推車的人一見了豺狼，便自毛骨悚然，張惶失措的逃跑，或者是推車子向橫裡避開，狼便認定這個人是懦夫，立即翻起身來，瘋狂猛撲，終於把人咬死爲止，這是狼對人類的「明攻」，除此之外，狼對人還有一種「暗襲」的戰法，牠每每覷準了單身過路的人，由背後撲過來，伸出前爪，輕輕搭住人的肩頭，如果這人以爲是相熟朋友打招呼，扭頭向後面看，便給狼乘機一口咬斷咽喉，嗚呼哀哉！所以西北塞外的牧人和商旅，經過狼羣出沒的地方，必定帶備一根堅實的木棒，一發覺背後有東西拍自已的肩頭，絕不扭頭後看，反手一棍，朝後打去，把狼打得夾着尾巴逃走，故此塞外地方，一般人絕不肯拍相熟朋友的肩頭，不然的話，必定挨受當頭一棒，打得皮破血流哩！薩玉香跟隨爹爹到西域塞外，已經有好幾個年頭，她知道豺狼的性格，看見這三頭狼由草叢裡現身出來，不假思索，一聲嬌叱，刷刷，兩柄飛刀向前面發出，她這飛刀是苦練多年的拿手絕技，百發百中，這兩刀飛出去，恰好穿中兩頭狼的腰腹，慘嗥半聲，在地上連打幾滾，嗚呼送命了！

薩玉香一出手穿甕兩頭豺狼，可算絕技驚人，但是狼中飛刀的嗥叫聲，把附近覓食的同類也驚動

了，野草裡一陣簌簌亂响，現出十幾隻餓狼來，兇睛閃閃，連聲咆哮，狼的數目一多，便不怕人，這十幾隻狼排成了圓圈陣，吐舌拖尾，一步步的向薩玉香迫近，小姑娘不禁心中着忙，她立即一甩玉腕，刷刷，又發出兩柄飛刀來，一柄向左，一柄向右，向左面的一柄飛刀，恰好劈裂了一頭餓狼的腦蓋，慘叫一聲，倒地身死！可是向右邊的一柄飛刀，因爲薩玉香心中忙亂，略略歪了一點準頭，祇砍中一頭餓狼的屁股，這狼負痛之下，一聲狂叫，四脚一登，疾如脫弦之箭，向薩玉香腰身撲到。

小姑娘一聲驚叫，雙刀左右一旋，吧吧兩聲大响，雖然把這隻餓狼腰斬兩截，可是她剛才的驚叫聲，死狼的血腥味，觸發了豺狼的兇性，咆哮連聲，接二連三的飛撲過來，薩玉香使開雙刀，左滾右斫，前跳後竄，拼鬥了兩盞茶光景，雖然劈斃了五頭惡狼，可是餓狼越來越多，薩玉香殺不勝殺，香汗涔涔，知道再鬥下去必定送命，葬身狼腹，連屍骨也沒有半根餘剩！薩玉香心中十分後悔，自已孤身一人，不應該三更半夜，跑來這個地方！薩玉香忽然想起，豺狼不會爬樹，自已怎的不跳到樹上去，躲避一陣？小姑娘奮盡生平氣力，雙刀貼地一捲，把狼陣迫開一片空隙，然後腰身一幌，雙脚一蟄，她雖然不會練過飛簷走壁的功夫，一來體態輕盈，二來又在情急拼命之際，居然被她一下跳到一顆七八尺高的公孫樹上，這樣一來，狼羣儘管咆哮跳叫，却是傷害薩玉香不着了！

薩玉香暫時脫了險境，長長的吁了一口氣，她伸手



薩玉香奮不顧身，勇鬥狼羣。

抱緊樹幹，把身子揉升到近樹頂最高一根橫椏上，可是那兩柄柳葉刀，在竄高上樹的時候，已經隨手拋棄，掉到樹下去了！變了手無寸鐵，她伸手一摸飛刀的皮袋，不禁吃了一驚，原來袋裡的飛刀，祇剩三柄！怎的祇剩回三柄飛刀呢？薩玉香的飛刀，共是九把，兩把在將軍衙門裡投擲狄鵬舉用掉，剛才乍遇狼羣，又用掉了四柄，換句話說，一共用了六把飛刀，她看見樹下穿逡來往的狼羣，暗裡叫苦：「如果天色放亮，牠們還不散去，我難道能够長久躲在

樹上嗎？想不到我薩玉香年紀青青，便自葬身這裡！」

薩玉香這幾句話果然估料中了，豺狼是極有靈性的惡獸，牠雖然不會上樹，却有一顆耐心，三五成羣的散佈在樹下，或站或臥，向薩玉香採取監視，叫她不敢爬下樹來，薩玉香就算在樹上挨得一日，也挨不到第二天，狼羣也懂得用飢餓圍困的戰法，牠知道一個人躲在樹上，沒有飲水食物，飢渴交迸，那怕她不從樹上跌下來？所以狼羣對薩玉香躲在樹頂，却是滿不在乎，不久，夜幕漸褪，太陽由地平線上升起來了！可是那些惡狼還在樹下來往徘徊，完全沒有離去的意思，薩玉香在大樹上，居高臨下，看見豺狼的數目，至少有一百幾十隻，暗裡發愁，這時候她唯一希望，就是有一大隊客商經過這裡，驚散狼羣，自己方才能够超出生天，可是由早晨到正午，始終沒有人經過，薩玉香蹲在樹頂，餓火如焚，漸漸覺得頭暈脚軟！她不由嘆了一口氣道：「罷罷罷，如果到了今天晚上，狼羣還不退去，我也不能够活下去啦！就用飛刀自殺了罷！」

小姑娘正在悽愴欲絕，忽然聽見遠處傳來一陣得得馬蹄聲，薩玉香不禁精神一振，再過半晌，馬蹄的聲响越來越近，包圍着自己存身大樹的狼羣，登時起了一陣騷動，接着一個少女口音叫道：「大哥不好，狼羣來了，快快下馬！」話未說完，羣狼慘號呼叫之聲，雜沓大作。

第廿五回：無意失斷虹林中逢桶怪

薩玉香知道來人已經和狼羣戰在一起，不禁又驚又喜，喜的是有了生機，驚的是來人彷彿是一對少年男女，年紀跟自己差不多，萬一不是狼羣之敵，豈不是和自己一起陪死嗎？她正在這樣躭心着，忽然聽見樹下狼羣大嗥起來，無數餓狼由前面逃了回來，紛紛滾滾，經過樹下，拚命向前狂奔，薩玉香看在眼裡，不禁大奇，這一羣餓狼至少有三幾百頭，來的兩人究竟使用甚麼本領，頃刻之間，把狼羣殺得落花流水，爭先恐後的逃命？

但是不旋踵的工夫，薩玉香的疑團已經有了解答，烟塵起處，映出兩團火光，眨眼之間，由遠而近，果然不出所料，來的正是兩個英姿颯爽的少年男女，男的廿四五歲年紀，面如冠玉，兩道劍眉，斜飛入鬢，英俊異常，女的廿一二歲年紀，嬌小玲瓏，面如滿月，這一男一女全是穿着前明衣裝，右手舞動長劍，劍光閃閃，在狼羣裡左衝右突，有如斬瓜切菜，左手擎着一支松燎火把，隨着劍光飛舞，狼羣天性本來怕火，這一對少年男女又是英勇異常，劍光到處，腥血四濺，狼屍縱横，他們用的似乎還是斷金切玉的寶劍，不管怎樣巨大兇惡的餓狼，只一挨着劍鋒，立即腰分兩段，這樣一來，狼羣見了焉能不怕？毋怪頃刻之間，便自四散奔竄逃命了！轉瞬間，狼羣已經逃得乾乾凈凈！

這一對少年男女不是別人，正是天山大俠史存明的兩個英雄兒女，史劍虹和史凌霜，他們兄妹奉了父親命令，到南天山拜訪岳金楓大俠，順便給他慶賀生日，那知剛才來到南天山的山口，便遇見了

大羣餓狼，史劍虹兄妹在西北塞外長大，知道制狼之法，立卽從馬背上取下預先準備好的火把，拍出火星燃點着，然後一手舞劍，一手揮動火炬，迎着狼羣衝殺過去，這法子果然收了奇效，狼羣起先仗着一股兇威，向着他兩兄妹一窩蜂的包圍撲咬，誰知道一照面之下，便給史劍虹兄妹劈殺了十幾頭，而且火炬亂舞，火星四射，羣狼嚇得心胆俱裂，翻身奔逃，史劍虹兄妹啣尾追逐，一直來到小丘之下，史凌霜忽然看見前面樹頂上，坐着一個旗裝少女，覺得十分詫異，高聲叫道：「大哥你看，前面樹上有人哩！」

史劍虹高聲叫道：「樹上坐着的姑娘是誰？怎的大淸早一個人，跑到這裡來呢？」薩玉香看見這對靑年男女的身手好生了得，心裡非常佩服，她立卽由樹上爬了下來，斂衽說道：「我要到南天山去找一個人，那知來到山口，便遇着了這羣惡狼，雖然給我用飛刀劈殺了幾頭，可是牠們越來越多，我打不過惡狼，連兵刃也拋掉了，只好爬到樹上暫避，估不到這些豺狼，居然懂得人性，在樹下守候着，等我餓得身軟，便跌下來，好在遇着二位，不然的話，眞正是不堪設想呢！」史凌霜立卽問道：「這南天山之內，除了岳金楓大俠之外，沒有別人，你是不是打算找尋岳大俠？」

史劍虹看見妹子口快心直，一開首便說出岳金楓隱居在南天山，對方是個滿洲姑娘，俗語說得好，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焉知道她不是官府派出來的人物？可是史凌霜已經說出來了，自己要想攔阻，也來不及！薩玉香聽見對方這樣一說，不禁心中大喜，答道：「我正是要找尋岳金楓大俠的，二位必定是岳大俠的朋友了，就煩代爲引見！」

薩玉香這樣一說，史劍虹立卽向妹子使個眼色，問道：「哦！姑娘貴姓，你找岳大俠有甚麼要

幹？」話未說完，他陡的向前一竄，猿臂伸處，駢着左手中食二指，閃電也似的向薩玉香背心「志堂穴」一戳，這一下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薩玉香陡覺全身癱軟，撲通咕冬，一交仰面跌倒，躺在地上，再也掙扎不起來了！

史凌霜看見兄長突如其來，把這滿洲姑娘點倒，不禁嚇了一跳！連聲問道：「大哥，你怎的用點穴法弄倒她？她又不是……」史劍虹冷笑道：「妹子，你有所不知道啦！你不會聽見爹爹說過嗎？所有到西北塞外來的滿洲韃子，統統不是好人，這旗下姑娘跟岳叔父全無瓜葛，找他做甚？還不是存心到來刺探消息嗎？這叫做先下手爲强哩！」史凌霜却是大大不以爲然，一啵櫻唇說道：「哥哥，你也太過魯莽了，滿洲韃子裡面也有好人，比如母親時常向我們說那位賀蘭明珠側福晉，不就是一個例子嗎？」原來孟絲倫在天山隱居，有空暇的時候，便跟兒女訴說二十多年以前，史存明在西域抗淸的故事，對於賀蘭明珠怎樣深明大義，做自己的內應，最後捨身犧牲性命，殲滅了福康安數萬大軍的往事，特別說得詳細（以上見拙著「天山雷電劍」），所以史凌霜說出這兩句話來，史劍虹斷然說道：「管她是好人和壞人，先拿住她，寧枉毋縱，讓我來問一個淸楚詳細！」他便向薩玉香喝道：「你找岳大俠有甚麼事？打算替官府做奸細嗎？快說！」

薩玉香是個官宦人家的小姐，多少總會有點脾氣，看見史劍虹不分靑紅皂白，一照面便把自己點了穴道，硬說自己是個官府奸細，她不禁發起小姐脾氣來，閉了櫻唇，半句話也不說，史劍虹見她這樣子，心中有氣！刷地拔出斷虹劍，向薩玉香粉面一幌，喝道：「你這滿洲丫頭，本少爺盤問你，怎的不開口回答半句話，你難道不要活命！」薩玉香冷笑道：「我如果怕死的，也不會冒狼羣之險，到

南天山來啦！我找岳大俠當然有要事，偏偏不說給你聽！」史劍虹被她一激，氣向上沖，正要舉劍刺落，史凌霜道：「大哥，你忘記爹爹的教訓嗎？咱們練武的人，走在外邊，決不能够胡亂殺生害命！別就擱時候了，把她帶到岳伯父那裡去吧！」史劍虹一想也是，立即吩咐史凌霜把坐馬牽過來，將薩玉香由地上抽起，橫担在馬鞍上，越過小丘，朝着南天山的深處走去。

岳金楓的住處，是南天山山谷向陽的一片平地，名叫做落星原，落星原東南面，有一道小小的土溝，名叫做玉龍溝，岳金楓和伊麗娜夫婦兩人，結了兩間草廬，就隱居在這裡，玉龍溝的盡處，有一眼火山的溫泉，所以一年四季，溫煦如春，史劍虹兄妹剛才到了玉龍溝入口，便看見一個穿着維人裝束，金髮白膚的中年美婦由茂樹叢裡走出來，史劍虹兄妹一見之下，高聲大叫：「岳伯母！不見許多年啦！岳伯伯在不在家裡？」

這維人美婦正是岳金楓的妻子伊麗娜，她笑了一笑道：「哦！他在家裡，咦！你們的馬背上怎的馱着一個人，還是個姑娘呢？」史劍虹便把剛才擒捉薩玉香的經過說了。正說話間，岳金楓、狄鵬舉師徒已經走出來，狄鵬舉一眼便看出薩布素將軍的女兒，叫道：「哎呀！」

岳金楓也看出馬背上軟綿綿搭着的人，正是薩將軍的女兒薩玉香，十分詫異，問道：「虹兒，這女子是滿洲將軍的愛女，你在那裡把她捉住呢！」史劍虹大喜道：「岳伯伯，小姪眼光果然沒有看錯，這滿洲姑娘當眞不是好人，她在山口……」那知道岳金楓却搖了搖頭，說道：「錯了錯了，這一位薩姑娘正是好人，你怎的胡亂捉拿她，快快給她解開穴道！」史劍虹不禁大出意外，史凌霜立即過去把薩玉香的穴道推活，扶她下馬，岳金楓笑說道：「薩姑娘，你一個人孤身犯險到南天山，必定是奉

你爹爹命令到來的，是與不是？」

薩玉香昂然答道：「不是，是我自己到來的，岳大俠，我求你一件事，請你把偸盜我爹爹的將軍印，交回給我！」史劍虹兄妹在旁邊看見薩玉香居然有這樣的胆畧，暗暗稱奇，岳金楓笑了一笑道：「薩姑娘，你要向我討回令尊的金印嗎？如果我決定不給，便怎樣呢？」薩玉香不假思索回答道：「那就變了仇怨牽纏，禍無寧日，南天山一帶的善良牧民，再也沒有安居樂業的一天了！」

伊麗娜在旁邊嬌喝道：「胡說！別人怕你爹爹，我們不怕，別看你爹爹擁兵數萬，我們要取他的人頭，還不是等如同探囊取物嗎？」薩玉香不慌不忙的答道：「各位這個想頭錯了！家父丟了官印，他是軍功出身的人，至大不了是革掉官職，調回塞內，可是繼任的將軍決不會就這樣的甘休善罷，放過你們，讓各位偸盜了將軍印，逍遙法外，一定派重兵進剿南天山，這樣一來，受害的還不是南天山下的牧人百姓嗎？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當，何必要牽累旁人呢！而且寃家宜解不宜結，古有明言，當年家父構陷狄老先生，不過是一時之忿，各位拿了家父的金印，叫他手足無措了這些日子，也算是小懲大誡啦，又何必一意孤行，無謂牽纏下去呢？」薩玉香這一番話，侃侃而言，眞正是有條有理，狄鵬舉在旁邊聽了，暗暗點頭，岳金楓聽了玉香姑娘這番話，仰首向天，哈哈大笑！

他笑過了一陣，說道：「好！我也無意跟令尊爲難，不過你爹爹要翻尋舊案，捉拿我的徒弟狄鵬舉罷了，很好，我把將軍金印交給你，你回去對爹爹說，大家兩罷干戈，如果他得回金印，還不心足，叫他小心腦袋！鵬兒，把金印交回薩姑娘吧！」伊麗娜吃了一驚，正要攔阻，狄鵬舉已經不假思索，返入玉龍溝裡，須臾之間，把黃緞包裹的一顆將軍印信，拿了出來，交回給薩玉香姑娘，岳金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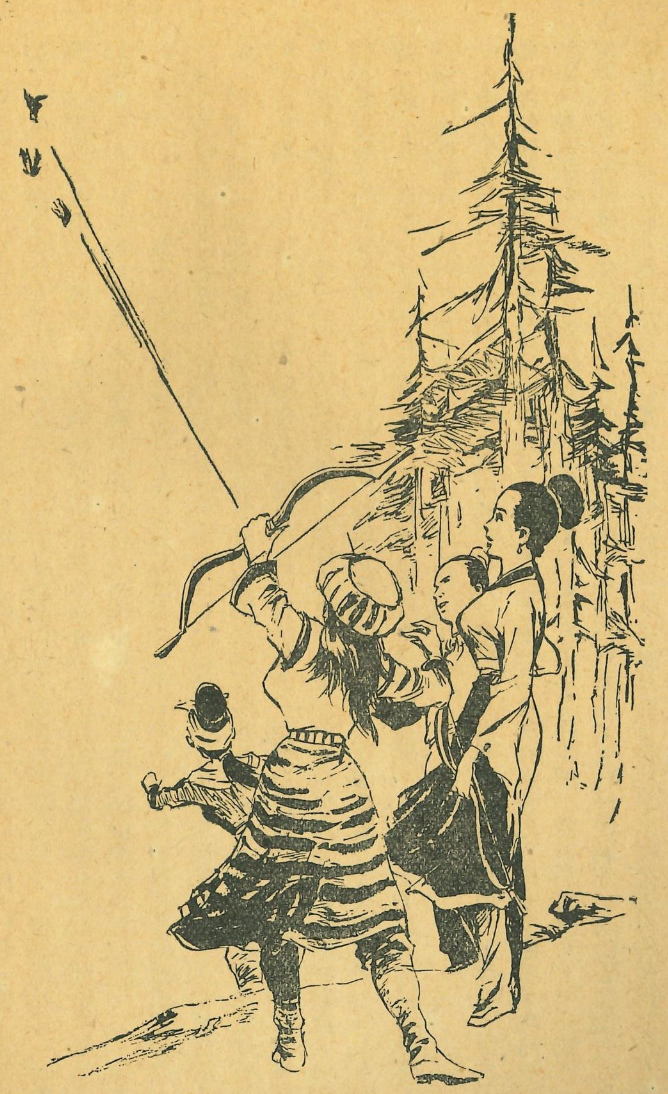
又向史劍虹兄妹道：「南天山豺狼很多，薩姑娘單身一個行走，非常危險，就煩賢兄妹送她回去吧！」史劍虹答應一聲，果然把薩玉香姑娘連同將軍印信，一同護送出南天山，薩玉香這一回去，交還印信，薩布素將軍果然不敢再起心跟岳金楓師徒作對了，一切事情不了了之，南天山下回復風平浪靜，可是有一件事，薩布素將軍經過這塲驚險之後，不久便向烏魯木齊將軍請求內調，舉家離任，遷回塞內，後來這一位滿洲姑娘薩玉香，跟狄鵬舉另有一番離奇遇合，各位請看下文便知不提。

再說史劍虹兩兄妹在玉龍溝岳金楓夫婦的家裡，住了下來，日中無事，跟狄鵬舉、閔熊兒兩人切磋本領，互相誘掖，短短幾天之內，狄鵬舉和史凌霜的感情，又加深了一層，到第四天早上，正是岳金楓生日前一天，史存明、孟絲倫夫婦親自來了，原來史存明和岳金楓兩人，自從抗清失敗，歸隱天山之後，雖然一南一北，相隔千里，可是一年之中，彼此都有兩次來往，這就是每逢到了史存明的生日，岳金楓夫婦一定到北天山阿特瑪朗峯祝賀，相反來說，到了岳金楓生日那天，史存明夫婦也一樣到南天山玉龍溝來，名目上是慶賀生日，實在是傾談積悃，互相切磋武功劍術，因為一個武家高手，必定要經常不斷跟別的名手比武試招，武藝才可以日益精進，史存明懂得這個道理，所以他一跟岳金楓夫婦聚首，史存明一定用自己的雷電披風劍跟岳金楓的武當劍法對拆，金弓郡主孟絲倫呢？她也一樣跟伊麗娜比試拳劍，還教她打彈子，這一次當然不會例外，史存明夫婦還未到玉龍溝山口，岳金楓、伊麗娜已經倒屣出迎，四個人一見面之下，握手欣然，岳金楓和史存明一同到屋裡坐地，伊麗娜却向孟絲倫笑道：「嫂子，這半年來，你教給我的彈子，我已經練得十分純熟了，你不信嗎！我演給你看看！」

別看伊麗娜已經到了中年，還是一片天眞爛漫，跟在天山白熊谷牧羊的時節，一模一樣，孟絲倫笑了一笑，點點頭道：「好！我跟你比一比，三彈讓你一彈，你敢跟我比嗎？」伊麗娜吐了一吐舌頭，扮個鬼臉說道：「哎喲，我的彈子還是跟你學的，孔夫子的門前，怎敢賣百家姓，閒話少說，咱們到後山去，打幾頭飛鳥吧！」孟絲倫哈哈大笑，兩個手拉着手，直向後山走去。

史劍虹兄妹聽見母親要和伊麗娜到後山去比試彈子，少年人那一個不貪高興呢？他們拍掌叫道：「岳伯母，我們也一同去！」伊麗娜笑道：「好好，你們跟着來吧！可是不准亂叫亂嚷，知道沒有！」一行四人到了玉龍溝後山，這裡佳木蔥秀，綠樹葱蘢，無數雀鳥飛翔來去，伊麗娜經常拿這些雀鳥做彈丸的靶子，她剛才走到樹林前，伸手向袍袖裡一捋，抽出一把鐵胎彈弓來，安上彈丸，瞄準枝頭上飛翔的幾頭翠鳥，嗤嗤嗤，連發三彈，把三頭翠鳥打了下來，相隔五丈以外，居然彈無虛發，史劍虹拍掌叫好，史凌霜跑過去一看，只見那三隻翠鳥打得羽毛零落，腹破腸流，女孩子到底心軟，史凌霜一努嘴唇，說道：「岳伯母！你眞正好沒來由！這些小鳥多麼有趣？又不害人，你却把牠打得穿頭破腦，血肉淋漓，死得這樣難看！」

金弓郡主叫道：「霜兒讓開，我把空中的飛鳥打下來，決不傷牠性命！」說着抽出彈弓，弓弦一拽，嗤聲風响，一隻翠鳥叫了一聲，撲通，由樹頂跌落地，可是那翠鳥在地上騰撲了幾下，陡的一振雙翼，破空飛起，一溜烟飛進樹林深處。原來孟絲倫打這隻小鳥的時候，發出來的彈丸，十分恰可，剛剛擦過小鳥的頭，只叫牠昏眩一陣，跌了下來，可是不旋踵間，又再清醒過來，振翅騰空飛去，金弓郡主的彈子，練到這個地步，輕重由心，收發隨意，可說是神乎其技了！伊麗娜不禁大為歎服！就



伊麗娜連發三彈，把三頭翠鳥打了下來。

在大家指點笑語的時候，樹林裡面突然戛戛兩聲怪叫，一陣枝折葉落的聲响，飛起一隻奇形怪鳥來，這怪鳥非鵰非隼，光禿禿的一顆怪頭，大如海碗，兩隻眼睛金光四射，全身毛翎灰黑斑駁，根根豎立如鐵，兩隻翅膀伸展開來，大如車輪，足有五尺多長，這怪鳥一出現，樹林裡面的飛鳥羣，當堂一陣大亂，吱吱啁啁的亂叫，四下奔竄逃命！

金弓郡主和伊麗娜都是在西域長大的人，見了這頭怪鳥，不禁大吃一驚！原來這怪鳥名叫禿鷲，在天山上是著名的猛禽，本來西北塞外一帶，最兇猛的鳥類是鵰，一隻長成的大鵰，足有百多斤重，兩翼展開有一丈多長，草原上的小牛小羊，也可以凌空抓起，帶回去做食物，可是禿鷲這種鳥類，性子比鵰還要兇猛，牠的身子雖然沒有鵰那樣大，可是爪硬似鐵，尖喙如刀，還有一身硬翎毛，普通的箭矢也不能穿透，如果鵰鳥和牠打起架來，必定被禿鷲打得落花流水，所以就是最猛的坐山鵰，一看見了禿鷲，馬上望影而逃，禿鷲不大愛吃牲口，專在樹林中搜尋鳥巢，找鳥蛋雛鳥吃，所以又稱爲鳥中之賊！伊麗娜看見林中飛出禿鷲來，立卽叫道：「孟姊姊，這一頭鳥是害人的，趕快用彈子把牠射下！」

孟絲倫十分眼尖，她看出這頭禿鷲的脚爪下面，彷彿綁了一面黃光閃閃的銅牌，不禁心裡一動，伊麗娜却是不管三七廿一，一拉弓弦，嗤嗤嗤，施展連珠彈法，接連幾顆彈子，向那禿鷲打去，這禿鷲好像懂得人性，看見彈子飛來，怪叫一聲，在空中繞了半匝，兩翼畧一騰撲，把伊麗娜打過來的六顆鐵彈完全拍落地上，伊麗娜大吃一驚，疾忙取出三顆鐵彈來，扣上弓弦，正要打牠的眼睛，說時遲，那時快！禿鷲全身翎毛，倏的倒豎起來，呼的一响，舒開鐵鈎也似的利爪，直向伊麗娜飛撲過

去！

這一下出其不意，伊麗娜完全沒有提防，眼看就要給禿鷲抓個正着，好在孟絲倫手急眼快，叫道：「妹子不好，趕快伏地！」伊麗娜急不迭忙，展開武當跌撲閃躲身法，全身貼地一滾，任由你躲得快！只覺得頭髮一緊，背後刮刮兩聲暴响，宛如裂帛，伊麗娜嚇得冷汗直流，一個翻身滾出兩丈以外，方才跳起身來，原來她頭頂金黃色的秀髮，已經被禿鷲啄脫了一綹，肩背後又吃惡鳥脚爪鈎了一下，上半身穿的羊皮襖子，撕裂兩道裂縫，險些兒抓破皮肉，一個練了二十年武功的人，居然會吃了一個扁毛畜生的虧，她這一氣非同小可！孟絲倫已經一拉彈弓，刷刷刷，接連發出十幾顆彈子，瞄準惡鳥禿頭打去！

金弓郡主的打彈子手法，比起伊麗娜來，當然高出幾倍，那禿鷲聽出彈丸破空之聲，十分强烈，再也不敢疏神大意，兩翼一拍，冲天飛起三四丈高，孟絲倫兩串彈丸，完全打空，可是她立即施展開連珠彈，嗤嗤嗤，又是兩串十幾顆彈子，朝着空中飛去，那禿鷲的心性十分靈巧，牠再振翮一舉，起在空中八九丈高，這樣一來，金弓郡主的彈丸就是生了眼睛，也打牠不着了，禿鷲趁孟絲倫彈丸打完，伸手取彈的刹那，倏地橫翅一展，像一片烏雲也似的垂直俯衝下來，這是牠在空中搏鵰的絕技，這一次凌空下擊，疾若星流，還未撲近人身，一陣猛烈狂風，已經把地上沙石颳得直飛起來，孟絲倫和伊麗娜兩人不禁大吃一驚，急不迭忙使出地堂功夫，分向左右一滾，史劍虹、史凌霜兄妹二人的暗器，也在同一刹那功夫，雙雙脫手，照準禿鷲打去！

史劍虹的暗器是烏木神錐，史凌霜的暗器是連珠鋼鏢，本來女俠史凌霜用的是黃金彈子，但是她

看見自已母親用的彈丸，也傷不了禿鷲，只好捨彈丸而用飛鏢了！那禿鷲對於人類的暗器，竟然十分熟悉，史劍虹兩根烏木神錐，還未近身，已經被怪鳥舒開鐵啄，一下啄住，兩隻利爪左右一分，抓住了史凌霜三支小鋼鏢，畧畧向外一甩，便自摔落地上，禿鷲看見史凌霜站處距離自已較近，怒叫一聲，雙脚落地，車輪大的翅膀畧一騰撲，居然並不飛起，就在地上直躍起來，向史凌霜迎面衝到！

這一下大大出乎女俠史凌霜意料之外！她左手發鏢時，右手本來撮住劍柄，看見怪鳥向自已撲到，立即一弓柳腰，錚錚兩响，抽出凌霜寶劍來，迎着惡鳥頭頸，反臂就是一劍，這下名叫「亂推彩雲」，這禿鷲却是識貨，牠看見史凌霜劍鋒才一出鞘，寒光撲面，知道不是平常刀劍，立即單脚拄地，托地騰身後跳，牠這向後一跳的姿勢，猶如武林高手退避敵招，惡鳥一閃過史凌霜的劍，兩翼梢向地一拍，飛起三四尺高，再由刺斜裡飛掠過來，舒開利爪，鈎向史凌霜的粉臉，這一下貼地攻擊，疾如閃電，那知道史劍虹在同一刹那的時間，抽出斷虹劍來，使了一招「雷電披風劍」法，「雷神揮鑿」，嗤的一响，連人帶劍舞起一道光虹，向那禿鷲迎胸刺去，禿鷲全副精神，放在攻擊史凌霜這一方面，猝然之間，沒有防備史劍虹由側面攻來，他手中使用的，也是一柄斷金切玉的長劍，一人一鳥這一衝一撞之勢，十分猛勁，史劍虹的斷虹寶劍，嗤的一响，恰好扎入那惡鳥的胸脯，深陷盈尺，禿鷲怪叫一聲，雙脚齊起，利爪平伸，猛向史劍虹迎頭攫落，孟絲倫高聲大叫：「孩兒撒劍！」史劍虹十分靈警，他看見蒲扇大的鳥爪，挾着强風向自已抓到，知道自已如果不撒手拋到，吃了禿鷲這一爪，不死也要重傷，小英雄立即一撒右手，側身向地用力一滾，禿鷲一下抓空，兩翼梢再向地一拍，呼的冲天飛起四五丈高，史凌霜尖聲大叫：「哥哥的寶劍給惡鳥帶走了！」

那知道話聲未絕，那禿鷲已經傷了要害，雖然飛起幾丈高，不過是垂死的掙扎罷了！牠在空中才一展翅，立即撲的一响，掉頭下落，宛如流星殞石也似，跌落樹林深處！史凌霜拍手笑道：「好本領！哥哥這一劍把惡鳥刺死了！」

金弓郡主猛然想起一件事，叫道：「虹兒，快快趕到樹林裡去，拾回斷虹寶劍！」史劍虹立即朝着怪鳥跌落樹叢的方向，鑽了過去，他穿行了幾丈，果然看見那禿鷲縮做一團，死在樹林中心的空地上，史劍虹馬上一溜烟也似的，跑到死鳥身邊，正要把揷在鳥身上的寶劍抽起來，那知道他的手指才一撞落劍柄，猛覺背心一緊，吃人家抓了個結實，那人力大如虎，抓住了史劍虹背心的衣服，立即向上一抽，把他一下抽離地面，再向外振臂一拋，把史劍虹一個身子，如拋彈丸也似，飛出三丈多遠！

史劍虹是天山大俠史存明的兒子，家學淵源，武功不弱，居然被來人一把抓住背心，直甩出去，雖然說是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可是這一拋一擲之勢，不但快捷無倫，而且神力驚人，史劍虹被他用力一擲，飛出三丈以外，身子砰的一响，撞在一株大樹的樹幹上，方才跌了下來，這一下摔得他頭腦昏花，不知所云，小英雄吸了口氣，凝神跳起身來，扭頭向後一望，要看拋擲自已的，究竟是甚麽人？那知道不望時猶可，一望之下，當堂嚇一大跳！

原來那頭死了的禿鷲鳥旁邊，站立了一個怪人，甚麽叫做怪人呢？原來這怪人是個短小精悍的老頭子，鬚髮如蝟，一張面孔宛如黃蠟，完全沒有半點血色，乍眼一看，如同乾屍一樣，這老頭子並沒有穿着衣服，裸露出瘦小枯乾的身體，下半身却藏在一隻大木桶裏，這木桶高約三尺，粗可合抱，剛剛好藏得下一個人，如果站在桶裡，高與腰齊，這桶子木色很新，分明是新造不久的，老頭子蹲在木

桶裏，只露出兩條長臂和一顆腦袋，死鳥身上那一柄斷虹劍，却到了老頭子的手裡，史劍虹心中一急，連忙飛身撲上前去，喝道：「你是人還是妖怪！好大膽子，居然搶了我的寶劍！」

這桶子裡面的老頭兒看見史劍虹飛身撲來，獰笑一聲，右手把斷虹劍高舉過頭，左手臂膊向內一圈，朝着外面一推，史劍虹還未撲近怪人身邊，猛覺一股有質無形的勁力，直撞過來，這一股力道大得出奇，只聽見砰的一聲大响，史劍虹被這股勁力一撞，全身直飛起來，在半空裡翻了一個跟斗，好在他這回有了防備，立即氣納丹田，四肢一挺，輕飄飄的落在地上，怪老人看見他小小年紀，居然有這樣的輕功，不禁心裡一動，喝道：「小雜種！這禿鷲是你殺死的嗎，我的神鳥從來不侵犯人，你怎樣把牠殺死！快說出來！如果有半句答得不對，立即要了你的命！」

史劍虹年少氣盛，看見這桶子裡的怪老兒陰陽怪氣，一上來便把自已摔了兩個跟斗，已經憤火中燒，再見他出口傷人，更加怒不可遏，小英雄本來是個初生之犢，那裡知道對方厲害，一聲斷喝，再撲上前，左手一勾，右手一拿，就要用空手入白刃的本領，向那怪老兒的手裏，搶回斷虹寶劍，怪老兒見史劍虹這下擒拿手，分明是峨嵋派正宗傳授，頑心突起，呵呵一聲怪笑，不用氣功掌法迎擊，讓史劍虹撲到面前，突然把左手托着的斷虹劍向上一拋，劍鋒劍柄來了個大顛倒，手指挾住劍鋒，劍柄向史劍虹胸口一指，喝道：「小子！還給你吧！」

少年英雄估計不到對方居然會突如其來這一手，把寶劍向自已遞回，不假思索之下，五指一勾，疾向劍柄便抓，那知道怪老兒一聲獰笑，手指撮住劍尖，劍柄閃電似的顫了幾顫，在這電光火石也似的幾下顫動中，已接連點他手背「明夷」、虎口「太倉」、手腕「會宗」三處穴道，史劍虹還是有生

以來，第一次看見這種獨特新奇的打法，不禁大吃一驚，疾忙一縮右手，左掌駢立如刀，呼的向怪老人執劍手臂斫落，這一下是玄玄拳裏面的「天女橫戈」，也是天池三老傳授的絕技，怪老兒呵呵冷笑，手臂不動，劍柄倒轉，又是顫了幾顫，這幾下不點他的手掌了！連點史劍虹胸口「血海」、胸坎「幽門」、小腹「商曲」三處大穴，史劍虹看出對方一出手間，接連點自已身上三處大穴，嚇得心膽俱裂，連忙一墊脚步，向後倒縱出去！就在這一刹那之間，金弓郡主孟絲倫和伊麗娜、史凌霜三人，已經穿林而進。

她們看見了這個藏身在桶中的怪老兒，不禁大吃一驚，再看見史劍虹的斷虹寶劍落在他的手裡，更加一急非同小可！史凌霜把手中寶劍一挺，就要飛身上前，孟絲倫叫了一聲：「且慢！」又向史劍虹喝道：「虹兒！不要動手！」她向這怪老兒襝袵爲禮，說道：「老前輩高姓大名？小兒無知誤犯，老前輩不必跟他一樣見識，請你老人家把劍賜還給他吧！」

這個蹲在桶裏的老頭子怪眼一翻，喝道：「胡說！憑你也配問我的名字！我這二十年來，藏身在木桶裡，一般人只叫我做桶老兒，我老頭子性情古怪，絕不交朋結友，只養了這隻禿鷲兒，給我做伴，天天替我獵取食物，你的兒子把我的禿鷲殺死了，我不割下他的腦袋填命，已經恩開格外，還要得回寶劍嗎？快滾！」金弓郡主在伊麗娜用彈丸打禿鷲的時候，已經看出惡鳥的脚爪下，縛着銅牌，分明是人家豢養的東西，不過西域一帶，蓄養鷹鷂來打獵的，雖然不少，可是蓄養禿鷲來做伴兒的，却是聞所未聞，她看見怪老兒口氣强橫，要搶奪自已兒子的寶劍，不禁勃然大怒，正要開口，伊麗娜已經破口罵道：「你這七分似鬼，三分像人的傢伙，癩蝦蟆要吃天鵝肉，史存明大俠的斷虹寶劍，你

也敢拿……」話未說完，哎喲一聲，伊麗娜仰面一交，撲通咕冬，跌倒在地，不能動彈！

原來那怪老兒伸手向木桶底下一抓，抓起一塊木片來，這些木片是他墊在桶底，拿來練功勁的，每塊足有巴掌那樣大小，薄只半寸，他右手拿着斷虹寶劍，左手抓起木塊，向外一甩，那薄薄的一片木塊，被怪老兒指掌一激之力，疾如脫弦之箭，直飛出來，一下打中伊麗娜胸口的「紫宮穴」，登時仰後跌翻，孟絲倫吃驚不小！立卽蹲身向地，伸手掌向伊麗娜胸腹的「將台穴」一陣推揉，用推穴過宮的手法，把瘀住的氣血行開，伊麗娜哎的一响，吐出一口濁痰，手脚方才能够恢復活動，可是手足痠軟，她仍然站不起來，在地上破口大駡。

金弓郡主看見這自稱「桶老兒」怪人的身手，十分了得，眞個又驚又怒，可是智禪上人遺留下來的斷虹寶劍，那裏能够平白叫人家搶去，她知道對方本領奇特，自已眼前這幾個人，卽使蜂湧齊上，跟怪老人相鬥，也沒有必勝的把握，只好忍氣吞聲說道：「我的孩子刺死了你養的鳥兒，本來不合，不過這一柄劍是他防身之物，老前輩如果硬要拿去，未免强人所難，不如就這樣吧，這隻鷲鳥值多少銀子？由我賠償給你好嗎？」怪老人聽了這幾句話，仰起面來，一陣哈哈大笑。

他這一陣笑聲响澈林樾，把近身幾顆大樹的樹葉，震得簌簌亂落，史劍虹却在這時候，靜悄悄的走出樹林去了，怪老兒笑了一陣，把斷虹劍輕輕敲了敲木桶的邊沿，冷笑說道：「要賠錢嗎？我這鷲兒是靠牠來打獵的，萬金不換！不如就這樣吧！這柄劍的品質還過得去，我就拿了它做抵償，這叫做一物換一物，天公地道，走吧！不必多說廢話啦！」怪老兒說罷把身一搖，轟隆，連人帶桶一個傾側，倒在地上，雙脚抵住桶底，骨碌碌，不住滾轉，直向樹林深處，連身帶桶滾去！

金弓郡主還是有生以來，第一次看見用木桶滾動走路的人，眞個是旣驚且駭！可是更不甘心這口削鐵如泥、價值連城的斷虹寶劍，落在對方手裡，她當堂柳眉倒豎，嗖的一响，拔出隨身佩帶的長劍來，一聲嬌叱：「前輩留步！」一個「飛鳥投林」身法，向那藏身桶裏的怪老人，飛身直截過去。

那怪老人一聲暴喝：「混帳東西！給你面子不要？叫你知道桶老兒的厲害！」就說着裏兩臂向地一撐，全身頭下脚上的豎立起來，雙脚抵住木桶，呼的一响，一桶向孟絲倫當頭劈到，金弓郡主估不到對方的打法這般詭異，這一木桶迎頭敲來，少說也有千斤之力！自已那裡能够硬擋硬架，孟絲倫一扭柳腰，「倒踏七星」，向刺斜裡一閃，反手就是一劍，向頭部貼地的怪老人刺了過去，那知道怪老兒一桶打不着對方，立即一個跟斗跳起來，桶底隆的一聲，坐在地上，變回頭上脚下，孟絲倫這一劍「托」的一聲响，刺入桶身木內盈寸，她正要用力拔回，怪老人陡的叫了一聲：「着！」長臂伸處，瘦如鳥爪的怪手指，猛向孟絲倫雙睛抉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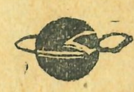
金弓郡主知道這一下如果被對方抉中，雙眼立瞎，急不迭忙的一撒手，向後倒竄出去，這樣一來，她的長劍留在木桶上了！怪老兒呵呵一笑，伸臂一擄，又把孟絲倫的劍拿在手裡，笑道：「這柄劍也不錯，買一送一，再好沒有，哈哈哈！」話聲未絕，呼呼幾聲，五六顆彈丸破空打來，朝着怪老兒面上飛到！

這幾顆彈子是伊麗娜打出來的，原來她剛才被怪老兒用一片木塊，打中穴道，翻身跌倒，雖然被孟絲倫及時解救，可是穴道乍通，手脚仍是痳木不仁，伊麗娜看見怪老兒一照面之間，連金弓郡主的長劍也搶了去，眞個又驚又怒，她趕忙一拉彈弓，嗤嗤嗤，一連串鐵彈子，向怪老兒面上打去，要打

他的眼睛，怪老兒却使出縮骨功夫來，瘦小的身軀向木桶裡一縮，卜卜卜，這幾顆子打在木桶邊沿上，經過這兩下殺手，金弓郡主和伊麗娜方才知道這怪老人木桶的妙用，他用一種瑜伽氣勁，收縮筋骨，把身子藏在木桶裡，久而久之，身桶合而爲一，獨創出一門奇特的武功來，這木桶不怕刀槍，不畏暗器，怪老人大半截身子藏在桶裡，已經佔了絕對有利的地位，史凌霜一抖凌霜寶劍，飛身上前，怪老兒一眼看見她的寶劍，寒光閃閃，叫道：「妙啊！這裡又有一把寶劍！」話才出口，反手一擲，居然把搶自孟絲倫的寶劍，劍柄在前，劍身在後，照準史凌霜迎面擲了過來，史凌霜疾忙把身子向左邊一閃，這柄劍吧的撞在樹身上，反跌落地，說時遲，那時快！怪老兒連人帶桶，又是一個傾側，轟隆隆，向史凌霜迎面滾到！

小姑娘看見怪老兒連着木桶向自已滾來，正要抖劍刺去，孟絲倫大驚叫道：「霜兒小心！老怪要搶寶劍！」史凌霜聲入心通，立即一墊脚步，「燕子鑽雲」，呼的掠起兩丈多高來，恰好避開這木桶一滾之勢，金弓郡主趁勢拾回自已的劍，縱身向前，刷刷刷，一連幾劍，把怪老兒的木桶迫住，叫他不能够滾撞史凌霜。伊麗娜這時候手脚恢復活動了，拔出雙刀，加入戰團，三個巾幗英雄，合力來鬥藏身桶裡的怪老兒，怪老人昂然不懼，連人帶桶左翻右滾，靈活到十二分，如虎插翼，似蛇生足，把孟絲倫等三人逼得團團亂轉。（欲知後事如何，請閱第六集）

武俠小說書目



下列各書均已出版

作者	書名	集數	定價
蹄風著	血戰古兜山	（全1集）	每集 1.00
	勇闖十三關	（全1集）	每集 1.00
	鐵掌雄風	（全1集）	每集 0.80
	旁門崆峒劍	（全2集）	每集 0.80
	海南俠隱記	（全2集）	每集 0.80
	猿女孟麗絲	（全2集）	每集 0.80
	游俠英雄傳	（全7集）	每集 0.80
	游俠英雄新傳	（全8集）	每集 0.80
	龍虎恩仇記	（全8集）	每集 0.80
	清宮劍影錄	（全10集）	每集 0.80
	武林十三劍	（1——15）	每集 0.80
	天山猿女傳	（1——4）	每集 0.80
金鋒著	虎俠擒龍	（全2集）	每集 0.80
	漠海雄鷹	（全2集）	每集 0.80
	嶗山七鶴	（全4集）	每集 0.80
	大澤龍蛇傳	（全4集）	每集 0.80
	西域飛龍傳	（全4集）	每集 0.80
	天山雷電劍	（全6集）	每集 0.80
	冰原碧血錄	（全8集）	每集 0.80
	青門鴛鴦劍	（全8集）	每集 0.80
	血洗地獄島	（1——6）	每集 0.80
石冲著	峨嵋雙秀	（全4集）	每集 0.90
	紅衣女俠	（全6集）	每集 0.90
	湘江大俠	（全4集）	每集 0.90
	翠鳳銀燕	（全6集）	每集 0.90
	少年游俠傳	（全5集）	每集 0.90
	劍底鴛鴦錄	（全6集）	每集 0.90
高天亮著	鞭聲動南北	（1——8）	每集 0.80
	廣東梟雄傳	（全10集）	每集 0.80
	刀下留痕	（全4集）	每集 0.80
	痴情女俠	（1——5）	每集 0.80
	刀下情仇	（全7集）	每集 0.80
彈劍樓主著	清宮戰喇嘛	（全1集）	每集 0.80
我是山人著	螳螂奇俠傳	（全4集）	每集 0.80

子母離魂劍 第五集

著作者：金　　鋒

出版者：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九號
電話：四八一七三
郵政信箱一五八六
電報掛號四〇一三

印刷者：環球印刷所

定　價：八　　角

1750.80.70

Printed in Hong Kong